



大会

第五十五届会议

正式记录

第二十八次全体会议

2000年9月22日星期五上午10时举行
纽约

主席： 芒格拉先生（副主席） （苏里南）

主席不在, 副主席芒格拉先生(苏里南)主持会议。

上午10时开会

议程项目9(续)

一般性辩论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请各位发言者予以合作，遵守发言20分钟的自愿指导规则。他们发言的全部案文将予散发。

第一位发言者是卢旺达代表团团长约瑟夫·穆塔博巴先生阁下。

穆塔博巴先生（卢旺达）（以法语发言）：我首先谨代表不能出席会议的我国外交部长、代表我国代表团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同前面的发言者一道向主席表示衷心的祝贺，祝贺他当选主持第五十五届会议。

此外，我祝贺他著名的前任西奥-本·西里拉布先生和秘书长科菲·安南先生在最近的首脑会议期间所进行的质量高和数量多的活动。

我还借此机会祝贺并欢迎本组织的第189个成员国图瓦卢。我们希望象非洲的西撒哈拉这样的其他潜在的成员国将很快能够加入我们行列。

卢旺达国家元首保罗·卡加梅先生也出席了千年首脑会议，这次会议评估了21世纪，为正在开始的

第21世纪中加强本组织的工作制定了建议。正如一些发言者所强调的那样，20世纪既是一个伟大和空前的技术成功的时代，也是出现具有如此毁灭力的新的手段的危机时代。

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令人不安的特点，就是它们使用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上半叶的先进技术而造成了巨大的人和物质的破坏。1918年以及在1945年，全人类受到一场导致数百万人丧生的战争的可怕后果的严重影响。“再也不要战争”；“再也不要种族灭绝”：这些是联合国创始国在1945年10月于旧金山举行会议时所发出的呼吁。

今天同过去一样，国际社会发现重新经历着那些它认为已经永远消除的恐怖，其中包括1994年卢旺达的种族灭绝。显然不是缺少公共道德的理论原则和国际法律而促成预防或制止这一种族灭绝。这些原则于1948年经《世界人权宣言》而大大加强，并经有很多树起人权旗帜的组织而在全世界广泛传播。

卜拉希米报告(A/55/305)是必要的。我们欢迎它的结论和建议，借此机会热烈祝贺秘书长科菲·安南委派草拟该报告和这之前的其他两份报告：斯雷布雷尼察报告和大胆的卡尔松报告。本组织有其失败之处，但卜拉希米报告告诉我们，我们今后可以做的更好。失去这一对必须和如何完成的工作进行反思的难得机会，将是放弃我们的责任以及本组织《宪章》所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文本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更正应只对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C-178)。更正将在届会结束后编成一份单一的更正印发。

表达的原则和价值。再出现一次卢旺达或斯雷布雷尼察事件，将使我们所有人蒙羞。

无疑，我们必须到处寻找问题的真正根源。令人吃惊的是，今天甚至那些宣称拥有人权的国家正拖延并找借口阻碍对种族灭绝肇事者的起诉。甚至有些人害怕承认或想象所发生的情况，把这一种族灭绝说成是 1994 年在卢旺达发生的情况，甚至害怕想到这一事件，仅举一个例子，我要提到耶罗迪亚·恩东巴希部长 9 月 16 日的发言。

总之，我国代表团呼吁国际社会从在我国犯下的种族灭绝中吸取一切可能教训，以便“永远不再出现这种人间悲剧”不会再成为一句空话。更紧迫的是帮助卢旺达重建和补偿 1994 年种族灭绝所造成的巨大的物质和道德损失的问题。联合国成立的独立调查组以及非洲统一组织国际著名人士小组的报告中均建议提供这种帮助，这里所代表的国际社会全体成员能够帮助卢旺达重建和发展。我们每次希望为本组织和人类作更多的事，让布拉希米报告成为灵感的来源。

我借此机会欢迎安全理事会 4 月 15 日的讨论，当时审议了卡尔松报告的建议，安理会被敦促利用其影响来确保联合国其他机构有效遵循这些建议，其中包括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我们正等待开发计划署提供作为对卢旺达发展援助方案一部分的特别援助。我们冒昧地希望正在开发计划署进行的改革，将导致提供按英国模式所规定的给予真诚和热情的伙伴关系的援助，托尼·布莱尔首相在千年首脑会议期间雄辩地概述了这一模式。这是一种平等、正义和对所有人的兄弟声援的伙伴关系。我们请所有伙伴们在其不仅与卢旺达之间的关系中，而且与所有其他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前殖民地之间的关系中拥护这一倡议。

我所提到的各项报告还正确地呼吁国际社会在推动战胜种族灭绝的毁灭性效果的任务之外，还积极促进避免这一对人类的犯罪，尤其是对其施以打击。那些窝藏、保护和拥护对 1994 年种族灭绝负有责任的罪犯者，应在坚持这一罪恶行为之前进行三思。

我现在谈到刚果危机，其中某些方面可以看成是 1994 年卢旺达犯下的种族灭绝的延伸。值得回顾的是，很多成为种族灭绝肇事者的民兵成员或前卢旺达士兵在被打败和撤退后，在现在成为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地方找到庇护。不仅这些前士兵和民兵当时没有被解除武装，而且他们还受益于新的军事装备和训练，使他们得以沿边界犯下种族灭绝行为并准备重复以前泛滥的种族灭绝活动。这难道不是充足的理由来要求一个负责任的政府采取行动维护其国家主权及其人民的安全吗？大会完全可以理解这不是什么安全借口的问题，而是一个现实情况的问题。

感谢上帝，卢旺达爱国军部队于 1996 年 11 月挫败了种族灭绝部队的一次大规模入侵计划。但从 1997 年 5 月到 1998 年 8 月，仍必须再次击退来自刚果的渗透并反击在我国西北部犯下的其他种族灭绝行为。这次叛乱的恐怖促成了一些决议，但全世界似乎很快忘掉了这些决议。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现在与刚果维持着军事存在，其唯一目的是防止同一批联攻派民兵和前政权的士兵在卢旺达再次进行种族灭绝。我们或多或少成功地实现了我们的目标。自 1998 年以来，我们抓获了很多前政权的士兵和联攻派民兵，这同耶罗迪亚·恩东巴希部长于 9 月 16 日告诉大会的情况相反。大多数这些士兵——他们人数很多——重新入伍。我们仍继续拘留着 135 人，他们正等待着决定。

我们还成功地解救了联攻派一些人和前政权的士兵，以及在整个这一段时期纯粹出于军事和政治目的被扣为人质的无辜平民。在解救的人之中，1998 年 8 月以来，已遣返了 12 000 人，这项工作仍在进行中。我们在与刚果民主共和国接壤的边界上设立了一些中心接待他们，一些人道主义组织、包括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事务办事处）也参与了这项工作。这对任何人都不是秘密，难民事务办事处在戈马和吉赛尼都有档案可查。反对我们成功的那些人说，这些人都是在我们强制下流亡卢旺达的刚果公民，因为他们的离去在这些种族灭绝武装联盟的行动

中造成了一种真空。他们是我们的公民，没有人可以声称他会比我们更热爱他们。他们已经回到家里，张开双臂等待其他人。

我国政府欢迎 1999 年 7 月签署的卢萨卡协议，仍然遵守这一协议。其主要原则首先是，刚果内部的政治谈判应导致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建立新的政治秩序，第二，应当追捕武装集团，并解除其武装，包括制造 1994 年种族灭绝的前卢旺达军人和联攻派，这些人仍在我们某些刚果兄弟的纵恿下继续犯罪，而我们这些刚果兄弟竟然否认其在刚果领土的存在，目的只是为了污蔑我们，这从上个星期六亚罗缔阿·恩多姆巴西部长的发言中可以看出。

卢旺达代表团感到遗憾的是，金沙萨政府最近又对这些协议提出疑问，尽管该地区所有有关国家、非统组织和安全理事会都承认这些协议。在此之前，刚果政府还制造了新的争端，它们拒绝批准联合国军事观察员自由行动，而没有刚果同为缔约方的这些协议，自由行动是不可能的。

就卢旺达而言，我们认为，此时此刻，卢萨卡协议是确保刚果民主共和国和该分地区持久和平的唯一框架。在此问题上的任何其他方针都有可能危险地损害目前的和平进程。

此外，对本组织内在刚果布署联合国部队方面的缓慢与迟疑应加以审议，应当利用目前的机会，加强在卢萨卡协议签署方撤离地区的联合国存在。任何减少联合国部队的企图都将导致我们陷入灾难，而这正是布拉希米报告力图避免的。

我想借此机会，对区域和分区域组织在解决冲突方面日益加强其作用表示赞赏。大家都知道，这种积极的卷入已经在世界许多地区、包括东南亚和西非取得了巨大成果。我们希望，在各地区对其解决冲突机制的贡献方面，联合国将采取同样方针。

如果世界各地的冲突问题继续构成本组织的主要关注之一，毫无疑问，一个明智的想法是对冲突的预防给予特别注意。这就需要作出积极努力，消除或至少是缓解造成冲突的国内或国外的根本原因。

关于卢旺达，在中止 1994 年的种族灭绝后，我们从本国历史上最近的这一悲剧性教训中得出了勇敢的政策。这些政策已化为促进民族和解的下列行动和因素：

1994 年 7 月，建立了国民团结政府和议会，将卢旺达人口各阶层和所有政治团体都包括在内。这是卢旺达独立以来从未有过的民族融合方针，尽管语言、社会文化和历史因素始终是有利于此的。

发生在从教育到就业等国家生活所有部门中的排斥政策，曾历时长达三十多年，我们已取消了这一政策。我们还很高兴地取消了历时六十年的身份证制度，该制度将人民按其种族和出生地分划，并据决定人的生死。

我们建立了训练有素的国家职业军队，包括解放了全国的卢旺达爱国军武装，以及脱离了种族灭绝罪魁祸首的前政权的一部分武装。我们欢迎他们的勇敢行动和他们的纪律。联合国需要这些部队，以在塞拉利昂和其他地方执行艰巨任务。

1999 年 3 月，设立了国家人权委员会以及统一和民族和解委员会。

司法制度得到重建，保证了法官的独立性。一种称为“加卡卡”的法律形式加强了这一司法制度，基于这种形式，在遵循国际司法规范的同时，还将在审判的早期阶段听取民众的意见。这将有助于加速对那些被控犯有种族灭绝罪人提起诉讼。

在两年半的时间里，有 300 多万难民获遣返。鉴于卢旺达的难民问题已经延续长达三十多年，是非洲数量最大、历时最长的难民问题，这一点就更加令人惊异。目前，留在国外的人中，只有对种族灭绝负有罪责的罪犯的家属，还有一些卢旺达想遣返、但他们至今仍受那些罪犯操纵的难民。我们的国家元首在其最高法院的就职典礼演说中请他们返回祖国，一些人已经开始自愿返回。

去年，我们举行了民主选举。在即将开始的地方选举之后，民主选举将于 10 月份结束。这些就是今

天指导团结和民族和解政策的方针，在 1994 年种族灭绝灾难之后，团结和民族和解的必要性已经一清二楚。

除了制止种族灭绝之外，国际社会在新的千年开始时，还面临许多值得注意的挑战。这些挑战涉及发展中国家与繁荣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差距，联合国系统的改革，以及其他许多现实问题，例如艾滋病的传播。

关于发展中国家与繁荣国家之间的差距，19 世纪和 20 世纪出现的工业化国家与贫穷国家之间的差距现在更加严重。这是殖民时代遗留的技术以及政治和商业不平等导致的结果。在独立后，人们提出了很多发展建议，例如将国民生产总值的 0.7% 用于发展援助、技术转让、有利于给予公正商品报酬的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等等。

所有这些战略一直是一系列国际会议的主题。但没有哪项战略得到持续和协调的执行。一些战略始终是理论性的，未能形成方案加以执行。但亡羊补牢，尤未为晚。

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始终处于经济的全球化时代，但 1960 年代以来形成的结构化差距至今没有很大变化。我国代表团希望强调，迫切需要采取某些初步措施，推动经历有效的全球化机制。发展中国家的外债本身已构成了对其经济复苏的真正障碍，对此，我们还有必要重复吗？当外债已经吞噬了一些发展中国家出口收入的 60% 时，还有什么增长可言？当市场经济的竞争事先已使世界的某些地区沦为永久的消费者、而另一些地区则垄断了生产时，全球化会带来什么结果呢？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国际社会立即作出回答，并给予相应支持。

我国代表团尤其认为，全球化进程要求伴随采取大胆措施，例如取消穷国的外债和支持经济一体化政策，尤其应在非洲这样做。这就需要本组织建立有关机制，以利指导全球化。

迄今一段时间以来，联合国在最高层面上恰当地亲自关注联合国结构运作的改革。这是迫在眉睫的事

项，因为它影响将来甚至全人类的生存。再也不能以 55 年前的精神和结构管理人类了。要知道，联合国会员国数目已由 1954 年的 51 个增加到今天的 189 个，这也是非殖民化一个不容辩驳的理由。非洲现有会员国数目是联合国成立之初的 10 倍。在这方面，非洲应该在安全理事会等大多数联合国决策机构中拥有应有数目的席位。如果全球化和平等是真实和一贯的话，那么，布雷顿森林机构也必须改变性质和行为。

最后，我谈谈我们时代的另一挑战：艾滋病这一传染疾病。这种疾病目前造成的死亡超过了大多数可怕战争造成人类死亡的数目。而最穷国家的人民最容易受到这一世纪疾病的伤害。卢旺达代表团在这里的讲坛上紧急呼吁国际社会在面对艾滋病所代表的人类灭亡威胁时，表现出团结一致。简言之，轻视艾滋病使得种族灭绝罪行显得不可恨了。它们都使人民消亡，都应受到有力和坚决的打击。

更具体而言，应该出于人道主义——如果不是其它原因的话——提供援助，这样，最不发达国家能够以付得起的价格获得最现代的医药，解救艾滋病病人的痛苦，尽一切可能控制这一疾病。

此外，我国代表团确信，动员尽可能多的财力能确保科研的开展，使这一疾病和危害大多数人的疟疾等其它疾病得到控制。

我们希望刚刚开始 21 世纪迎来一个符合人类最大愿望的和平与团结的世界。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下一位发言者是安提瓜和巴布达代表团团长帕特里克·艾伯特·刘易斯先生阁下。

刘易斯先生（安提瓜和巴布达）（以英语发言）：首先，我祝贺霍尔克里一致被推选领导世界这一最重要的组织。他是在千年首脑会议作出深刻承诺后主持本世纪最后一年的会议的。我们热切地期待首脑会议的承诺得到执行，因为小国家对于联合国的实际表现和选择性越来越感到失望。

我祝贺他的前任。你们知道，他来自一个最近才独立的国家，该国是经过斗争后才获得管理自身事务的权利的。我们从他身上看到想要推动联合国实现某种平衡的努力。为此，我国赞赏他的努力，但我们仍在等待有朝一日小国能够得到主权国应该得到的尊重。

今年，我们有意作一简短发言，希望大会能够集中讨论困扰我们的众多问题。

小国并非就是小问题。事实上，情况往往相反，尤其是当有关国家仍然处于边缘——占主导地位的实体的边缘的时候。就我国来说，边缘的处境开始于哥伦布后时代，当时我们同其它加勒比国家一起成为受剥削的殖民地，而不是定居者的殖民地。功利主义要我们生产农业商品，不论是木蓝属植物、棉花还是甘蔗；这是一种单一的文化，其针对性的目的完全是为了牺牲殖民地改进我们的宗主国。

但毫无疑问，问题是我为什么在这里提出这个问题。这完全是因为现实依然是我们有时扪心自问：我们是否还是“鲁滨逊漂流”心理的受害者。成为一个被剥削的殖民地意味着该实体是不发达地区，一个意味着如果我们想要实现被剥削的确切条件、我们就要永远处于那种一成不变的不发达中。

在这个历史上，像过去一样，较小实体是看不见的。我们没有小问题。尽管进行了多次和反复的抗议、呼吁和请求，核废料的转运仍在经过我们的领水，能说这就是是那种情况吗？我们同世界贸易组织（世贸组织）有问题，该组织作出的裁决偏向跨国企业和从这些企业的经营中受益国家的利益。向风群岛的香蕉生产者处境极为不利，因为他们付不起向世贸组织派出合适代表的开支。1896年，能言善辩的演说家 William Jennings Bryan 在加利福尼亚站出来问，人类是否应该被钉死在金子做的十字架上。今天，我们必须问的是，向风群岛的居民是否应该死在黄色果子做的床上，从而在整个加勒比引起波动，最终导致贫困潦倒、压抑和最严重的非人化。

千年首脑会议的圆桌会议花了很多时间谈论全球化，却没有谈论所谓的自由贸易这种全球化的根本现实。现代历史上从未有过自由贸易。有人主张、鼓励甚至鼓吹过全球化。John Bright 和 Richard Cobden 因他们提出的“自由贸易的福音”而出名，但他们所提的却从来没有实现。在 19 世纪，从中获益的工业化和海洋国家推动这种“自由贸易的福音”。在 20 世纪，居垄断地位的国家进行鼓吹，数字表明，这给发展中国家造成了极大的混乱。

这主要是自私和希望听到或接受受害最深的人的关注的结果。是的，我们从因特网的普及、获得更多的教育和有更大能力更经常到国外旅游中得到了好处。但我们也受到来自——无论是跨国企业或海洋活动——的巨大压力，要求我们控制我们的经济进步，因而受到伤害，因为这些企业和活动致使我们的资源枯竭、环境受到污染。我们的营养水平并没有提高，相反统计数字再次表明贫穷扩大了，穷国的病患者们不能获得提高其社会健康水平所需的药物。如果我们来实现全球化，让我们承认它的各种不完善之处，并认真地解决这些问题。让我们不要鼓吹“照我说的去作，而是照我所做的那样去作”。

全球化不具有人的感情。我们继续听到有人谈论它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各种机会，但我们仍然等待着能看到这些惠益。在我们等待时，我们谨提醒这个机构注意，我们对国际刑事法院仍然不处理非法贩运麻醉品的问题、也不处理武器的非法贸易和恐怖主义问题感到失望。让他们听到我们的呼声。让他们看到我们。我们的问题是严重的。

在千年首脑会议上，我国总理莱斯特·布赖恩特·伯德清楚地说明世界的经济和政治议程是如何由少数几个最强有力的国家政府制订和引导的。他说，安提瓜和巴布达以及几个其他小国，

“遭受了公然无视国际法规则的行为，这些规则是大会制订的，由国际法院予以维护。”
(A/55/PV.3)

现在的原则是“强权即公理”。我国总理指出，所有这一切都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所作的，经合组织认为，由于其他国家更具竞争性的税收制度而其成员国的资金流失到那些国家。它们甚至把税收鼓励措施称为“有害的税收竞争”，并极不公正地将其同洗钱活动联系起来，尽管这种指责毫无证据。虽然我国面临财政困难，但我们仍然自愿同意为维持和平提供更多的捐助，因为我们接受为了全球的福利作出贡献的责任。我们同样希望那些占支配地位的国家能公平地对待我们。

关于我们的困难和主要因为我们缺乏勇气而深受其害的事我可以讲很多很多。几年来我们第一次没有详细讲述自然灾害问题。到现在联合国的所有成员都应知道我们的困境。不过，我们仅希望谈一谈一个非殖民化问题。

安提瓜和巴布达密切地注视西撒哈拉问题。尽管我们没有国际情报系统，我们呼吁进行公民投票，因为如果联合国不执行它的诺言，再次发生暴力的信号是很清楚的。我们不希望再次看到东帝汶的那种大屠杀。

正如联合国的各项决议、非洲统一组织和不结盟国家运动所强调的那样，必须通过撒哈拉人民行使其自决权来解决冲突。几十年来国际社会已采用了一种框架作为公正和持久地解决冲突的基础。我们认为可以在明年之前组织公民投票，我们呼吁这样做。我们不希望再次出现爆发暴力行动的局势。

请让我总结一下安提瓜和巴布达在联合国希望看到的几件事。我们希望促进结束“厚此薄彼”的多边主义，而走向“真正的”多边主义，我们希望一个扩大到秘书处范围以外的并在本组织的所有国家之间进行改革进程。改革不应指机构扩大，而应意味着改变结构。主要决策机构、特别是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经社理事会）的轮换原则应成为现实。我谨再重复一次：轮换原则应成为现实。应全面地看待全球化的概念，对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进行研究。不应把国民生产总值作为停止对一个国家的优惠贷款的

唯一标准，并应考虑到脆弱性指数，安提瓜和巴布达的脆弱性指数非常高。应使用“主权国家平等”的原则来保障在联合国系统内不出现国家边缘化问题。那些承诺将提供 0.7% 的官方发展援助的各国应履行它们在这方面的承诺。联合国内的地理分组应有某种形式的公平。我们了解为什么当初会分为目前这些集团，但现在是作出更公平安排的时候了。组成联合国的各国应确实是团结一致的。

安提瓜和巴布达将继续履行它作为这个机构公民的义务。我们认识到我们从参与这个各国议会之议会获得的惠益。我们已经并将继续获益于联合国各机关和机构的各种方案。然而，我们相信我们也为全球进步作出了贡献，我们准备继续为联合国作出我们的贡献。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代表团团长哈桑·基贝洛先生阁下发言。

基贝洛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谨祝贺你理所应当当选这次千年大会的主席。我还谨祝贺你的前任在大会第五十四届会议期间作出了宝贵的贡献和进行了杰出的领导，同样，我谨以我国代表团的名义感谢秘书长出色地指导了本组织的工作。我还谨借此机会表示我对图瓦卢共和国成为联合国大家庭的最新成员感到高兴。

坦桑尼亚感到高兴的是，最近结束的千年首脑会议讨论了联合国及其会员国在新的千年中面临的最有关系的问题和挑战。这些问题包括发展和根除贫穷；全球化的包括技术差异的影响；预防、管理和解决冲突；裁军；以及艾滋病毒/艾滋病的流行、疟疾和肺结核。人们认识到非洲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的遭受最为深重，因此要求国际社会采取紧急的补救行动。

贫穷依然是非洲极其关切的领域之一。我们区域中每天靠不到一美元生活的穷人的数目估计为 3 亿人。这一人数占非洲总人口的 40% 以上。有迹象表明，随着非洲的产出继续下降，非洲大陆穷人的数目很可

能会增加。因此迫切需要为非洲制定一项全面的战略来处理消灭贫穷及其所有的后果。该战略应包括旨在包括社会服务的发展进程中建设能力的措施纲要。这种影响深远的根除贫穷战略的执行工作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可得到资源。由于我们记得联合国将于 2001 年召开一次高级别政府间发展筹资会议，因此我们希望为非洲发展调集资源的问题将得到认真的处理。

官方发展援助在支助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的发展努力方面继续具有特别关键的作用。人们伤心地注意到，官方发展援助的流量已降低到 0.2% 这一历来的最低水平，远远低于商定的占发达国家国民生产总值 0.7% 的指标。因此我国代表团希望吁请我们的发展伙伴扭转这种资源下降的趋势，并提高官方发展援助捐款水平。

许多非洲国家正在进行旨在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痛苦的改革。但是，外国直接投资流量已达到最低的水平。投资者应该感到在非洲投资是令人鼓舞的，因为外国直接投资的回报率很具竞争性，现为 24% 至 30%。这一回报率高于所有发达国家中的回报率，后者为 16% 至 18%。因此我们吁请各国政府和有关国际组织进行协助，使潜在的国际投资者感到有可能在非洲投资。

国际社会采取的各种债务减免主动行动有助于但并不足以对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问题提供有意义的解决办法。在其中一些国家中，偿还外债是消耗稀少资源的重要因素，至少占国民收入的 30%。在这方面，我们欢迎旨在支持一些穷国努力解决外债问题的重债穷国倡议。我国政府感谢成为获得这一计划规定的资格的国家之一。我们吁请有关机构加快使我们达到完全点的进程，使我们能从重债穷国债务减免中获得充分的利益。

我国总统本杰明·威廉·姆卡帕先生在对重债穷国倡议进行评论时曾说过以下的话：

“坦桑尼亚欢迎对重债穷国倡议所作的修订。如果得到充分的执行，它们将提供更多的债

务减免，而这又将促进对贫穷的战争，并在管理良好时有助于可持续增长和发展。然而，如果增长要得到持续，就必须有适当数额的外来资金配合我们的经济改革努力。根据重债穷国倡议进行的债务减免也不应替代不会产生债务的双边援助，也不应通过重新分配已承诺的援助来为其提供经费。”

即使我们承认重债穷国倡议的重要性，但对多数最不发达国家而言，即使在债务减免之后，支付债务的负担将依然很重。因此我们吁请捐助界加重重债穷国债务减免，并考虑额外的减免措施，包括取消债务，以便腾出稀少的资源供经济发展和根除贫穷方案之用。

最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有赖于提高它们生产货物和提供服务的能力。改善最不发达国家的货物在发达国家市场的贸易条件和市场准入，将进一步有助于根除贫穷的努力。在这方面，我们吁请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的货物提供不受障碍的市场准入。在同一方面，我国代表团要求迅速执行世界贸易组织的《与贸易有关的技术援助综合框架》，因为该综合框架将促进最不发达国家融入世界贸易体系。

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进程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获取技术的机会，并有赖于发展技术的内在能力。我们感到鼓舞的是，千年首脑会议重申必须协助发展中国家迅速获得新技术，从而缩小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之间现有的技术差距。我们真诚希望，《千年宣言》将变成具体的行动方案，用于协助发展中国家发展为它们发展所需的关键性技术，包括信息技术。因此我们吁请我们的发展伙伴和所有的有关国际机构促进按照优惠条件进行的包括无害环境技术的技术转让。

我国代表团认为，南南合作是实现经济发展一些目标的重要手段。坦桑尼亚充分支持今年 4 月在古巴哈瓦纳举行的南方首脑会议通过的行动纲领。

坦桑尼亚认识到并充分支持妇女在发展进程中的作用。在这方面，我国政府已采取若干具体措施，其目标是增进妇女参与决策进程，并使她们享有教育和保健的平等机会以及获得优惠信贷的机会。例如，在代表性方面，我国政府已将妇女议员的最低名额从15%增加到20%。政府还通过了将对妇女的歧视活动视为犯罪的立法。此外，《土地法》于1999年修订，使妇女能够拥有自己的土地，土地是坦桑尼亚的主要生产资料。因此，坦桑尼亚决定地致力于执行《北京行动纲要》。我们因而呼吁国际社会支持我们这方面的努力。

诸如艾滋病毒/艾滋病、疟疾和结核病的严重大流行病，正在威胁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最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例如艾滋病毒/艾滋病大流行病在非洲已发展到令人震惊的规模。安全理事会已确认这一威胁构成安全威胁。此外，千年首脑会议也已强调采取有效行动战胜这个灾祸的紧迫性。坦桑尼亚敦促国际社会援助发展中国家的这种努力，尤其是在教育和获得负担得起的治疗方面。

裁军、和平与安全对全人类的愿望仍极为重要，因而它们构成新千年的重大挑战。庞大核武库的存在是对世界和平与安全的主要潜在威胁。这些武器继续威胁人类的生存。坦桑尼亚呼吁彻底销毁并消除所有核武器。联合国还应紧急处理小型武器和轻型武器问题，这些武器加剧世界各区域多数进行中的冲突。在这方面，我们坚决支持于2001年召开联合国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贸易各方面问题大会。

千年首脑会议全面审议了一些国家，包括非洲国家的冲突局势。首脑会议重申和平与发展之间存在着固有关系，这要求对冲突预防、管理和解决采取综合办法。在支持联合国的和平努力时，我们关切地注意到联合国对非洲冲突的回应是缓慢和不充分的。

在安哥拉，我们忧虑地目睹若纳斯·萨文比及其组织安盟所造成的持续敌对状态和严重侵犯人权情况；他们公然违反了安全理事会关于执行《卢萨卡议定书》的各项决定。令人不安的是，萨文比先生一直

以违反安全理事会对安盟实施的制裁的方式维持其叛乱。我们要求国际社会继续支持安哥拉政府。

关于布隆迪，我国代表团高兴地注意到，在布隆迪冲突有关各方长期谈判以后，布隆迪和平与和解协定于2000年8月28日在坦桑尼亚阿鲁沙达成。我们欢迎该协定，并赞扬调解人纳尔逊·曼德拉总统调和各当事方的努力。我们还赞扬区域领导人支持布隆迪和平进程的努力。虽然少数冲突当事方未签署这项协定，但已经作出努力来保证所有当事方都将签署它。我在这里发言时，多数当事方现已签署。我们希望，各当事方将遵守该协定条款，并给予布隆迪人民实现其和平与发展愿望的机会。我们呼吁联合国和国际社会支持这项协定。

关于刚果民主共和国，《卢萨卡协定》仍是解决该国冲突的基础。然而，不幸的是，该协定的执行处于僵局。目前局势的起因之一是有关各方相互不信任。拖延部署联合国刚果民主共和国特派团(联刚特派团)，已造成进一步促成僵局的真空。坦桑尼亚支持安全理事会第1234(1999)号决议。我们还敦促安全理事会尽快在刚果民主共和国部署维持和平部队。

关于索马里，我们欢迎在吉布提就组建该国政府达成协议。在这方面，我们祝贺吉布提政府在和解进程中的建设性作用。

关于西撒哈拉，坦桑尼亚重申，它根据《西撒哈拉解决计划》和安全理事会有关决议以及联合国其它各项决议，支持撒哈拉人的自决权以及联合国组织并监督不偏不倚、自由和公正的公民投票的努力。我们敦促联合国在迄今为止筹备工作的基础上，尽快举行这次公民投票。不应忽视东帝汶的教训。

关于中东，坦桑尼亚继续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事业。在这方面，我们欢迎进行中的和平进程，其目标是在这个动荡区域实现全面、公正与持久的和平。

冲突与难民和国内流离失所者发生率有直接关系。在这方面，坦桑尼亚发现自己处于接待80余万名难民的十分困难境地，其中多数人是湖区危机的

产物。对于坦桑尼亚这种穷国来说，这是巨大的负担。此外，难民造成许多与安全 and 环境退化相关的问题。国际社会应紧迫增加其对难民以及难民接待国的支持。同样，我们重申，我们要求在难民局势中国际上分担负担和责任。难民局势的决定性解决办法，显然在于解决冲突，使难民能够返回其原籍国。

联合国的迫切改革问题之一是安全理事会的改革。我们时代的重大变化之一是经济和政治进程的自由化和民主化。安全理事会不能继续是例外。它的组成和权力应与其持续相关性和合法性所需的民主理想相关联。我们希望，两类安理会理事国的数目都将扩大，这种扩大应既包括发达国家，又包括发展中国家。

此外，坦桑尼亚认为，联合国有效完成其任务的能力，取决于所有会员国愿意在政治和财政方面支持它。在这方面，我们要求会员国按时和可预测地为其提供充分的资源。

坦桑尼亚也欢迎在秘书处和政府间一级提出的许多改进工作方法的改革建议和措施。为使这一努力成功，会员国之间必须就管理联合国变革的最佳方法达成共识。

最后，请允许我说千年大会，象以前的首脑会议一样，是一种伙伴关系的行动。因此，我们只能希望对联合国宪章重新产生的热情和作出的承诺会激起我们的力量并使我们能够按照千年宣言的倡导，奋起实现联合国及其人民的希望和愿望。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现在我请委内瑞拉代表团团长伊格纳西奥·阿卡亚先生阁下发言。

阿卡亚先生（委内瑞拉）（以西班牙语发言）：我再次表示我们祝贺主席当选。

千年首脑会议为我们制订了一项最近将来的行动计划。我们必须时刻记住这一行动计划，把它作为我们的主要优先项目，并在我们的一切工作中切实执行。我们不能把世界领导人有史以来最重要的聚会通过的最后文件看作仅是表示良好意图，并把它当作一个常规事项和似乎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

首先，我们必须采取行动确保生活在发展中国家里的人类大多数朝着实现可持续发展取得重大进展。我们必须为生活在贫困中的千百万男女和儿童作出特殊努力。必须给他们以维生手段、教育和医疗。

我们最重要的手段联合国目前对执行这项巨大任务条件不佳。因此，我们必须集中力量给它以权力和手段在这一重要努力中发挥有效作用。我们认为联合国必须在为发展而进行的斗争中起中心作用。为此目的，我们必须不加延误地考虑加强我们最民主和开放的机构大会的办法。同样必须加强联合国在这一领域的主要工具，即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它应成为真正的人类发展的理事会，拥有可以与安全理事会相比拟的权威和行动能力。

千年首脑会议的信息是十分清楚的：和平与发展同样重要，二者相互依赖。在向贫困作斗争中的最紧迫任务也是清楚的：减轻重债穷国的债务负担；处理艾滋病和疟疾的祸害；以及向所有人提供教育。在所有这些任务中，联合国应起领导作用。

为了实现在 2015 年之前使世界贫困减半的既定目标，我们必须确保各国政府根据联合国历次会议的社会纲领采取的在保健、食品和教育领域造福本国民众的各项措施，伴有基于声援的国际合作，以使这些任务能高效率 and 迅速完成。

因此，特别重要的是，为了支持消除贫困的目标和战略，发达国家必须履行将国内生产总值的 0.7% 用于官方发展援助的承诺。

同样紧迫的是确保调节国际贸易和金融的规则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中是公正和公平的，以使这些规则导致所有国家的发展，而不仅是使少数有特权者进一步致富。

在这方面，明年将要举行的政府间关于为发展筹资的高级会议的结果应是切实协调政府和国际组织的一切努力并使其和谐，以使这些努力能产生切实的成果，满足所有国家的需要。联合国必须是世界贸易组织和布雷顿森林机构的协调中心。

关于外债，重要的是国际社会应在北南对话的基础上推动采取协调措施切实解决这一问题——这个问题正严重削弱受还本付息过重负担之害的发展中国家的持续经济增长。我们认为必须考虑及时按有利的条件重新安排发展中国家的国际金融义务，包括重债穷国和中等收入国家。

腾出目前用于还债的资源将使这些国家能更有效率地满足其民众在食品、保健和教育领域的真正需求。它也将促进本国人民在各自社会内的参与和完全融入。还必须承认发展中国家在用于偿还外债方面付出的经济和社会代价。

在处理经济和社会问题方面以及在和平问题方面分担责任要求发展中国家更深入和切实参与世界经济，特别是参与决策和制订国际和经济规范。

发展中国家为铲除贫穷、经济和社会进步、持久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所做的各项努力都取决于有利的国际经济环境旨在振兴和加强发展的国际合作。我们在经济和社会领域面临的挑战十分庞大和紧迫，需要得到所有会员国的支持，以便使那些呼吁建立更公平和更公正世界的人实现其理想，使铲除贫穷和促进发展成为国际和平与稳定的真正表现。

至于我们的另一个主要优先，即维持和平，我们必须从我们的经验——即从我们的错误和我们的成就——中学习。

必须给联合国提供预测和预防冲突的手段，而不仅仅在一旦爆发冲突时制止冲突。

在这方面，同消除非法贩卖武器现象一样，包括核裁军在内的裁军也至关重要。打击恐怖主义和非法贩毒等跨国犯罪活动也是一个关键。

在这方面，我们欢迎秘书长提议就减少核威胁问题召开一次国际会议。我们认为，这样做可以有助于加强最近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不扩散条约）缔约国第六届审查大会上商定的消除核武器承诺。

委内瑞拉支持明年召开关于非法贩卖小型武器和轻型武器一切方面的联合国会议。该会议将是一个

绝佳的机会，使我们能够共同努力为消除这一非法活动采取合作措施，该活动是同有组织跨国犯罪联系在一起的，并得到了从事非法活动的无耻集团或个人的鼓励。

联合国是有权授权使用武力的唯一论坛，这个作用除自卫外必须不加区分或毫无例外地得到重申，而自卫反过来也必须严格遵守《宪章》的规定。

因此，当务之急是在安全理事会改革方面取得有效进展，改革并不意味着仅仅作装饰门面的修改，而需要进行真正改革，以期确保它作为一个民主、透明和公正的机构享有信誉，使任何国家都无权通过使用否决权阻拦大多数商定的行动。

如果我们希望千年首脑会议具有真正的重要意义，如果我们希望它不仅仅因空前数量的世界领导人与会所代表的里程碑而为人们怀念，则我们就必须在大会本届会议上采取具体行动，为此，委内瑞拉完全支持乌拉圭外交部长最近提出的建议，即为确保执行《千年首脑会议宣言》创建一个工作组。我们认为，该工作组应开放供所有会员国参加。我们还认为，共同主持首脑会议的国家代表和四次圆桌会议主席以及各区域集团的主席，都应积极参加该进程。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请毛里求斯外交和区域合作部长尊敬的阿尼尔·库马尔辛格·加扬阁下发言。

加扬先生（毛里求斯）（以英语发言）：我非常高兴地在哈里·霍尔克里先生领导下在大会讲话。我最衷心地祝贺他当选新千年第一届会议的主席，并请他放心，我国代表团将予以充分支持与合作。

我还要感谢纳米比亚外交部长西奥-本·古里拉布先生出色主持大会第五十四届会议工作。今年，我们愿再次赞扬秘书长科菲·安南先生出色领导联合国工作。我们还特别赞扬大会第五十四届会议主席和秘书长为使仅几个星期前在这里召开的千年首脑会议取得重大成功作出富有想象力和孜孜不倦的努力。我们还愿欢迎图瓦卢成为联合国大家庭的最新会员国。

在那届历史性首脑会议——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聚会——期间，联合国在全球社会中的相关性和重要性得到了强调。世界领导人都非常突出地保证致力于确保使联合国适应新的时代，并加强其为全人类利益处理维持和平与安全、消除贫穷和促进发展与进步等挑战的能力。

联合国自其成立以来，一直是人类建立更安全和更繁荣世界的希望灯塔。最近通过的《千年宣言》为联合国重新致力于实现本组织的崇高理想，即维持世界和平与安全并促进所有人类努力领域的合作与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

维持世界和平与安全仍是本组织的最大挑战。核武库与核灾难威胁的持续存在严重阻碍了维持和平与安全。继冷战结束后，核军事化造成的不安全感有所削弱，但国际社会对全球裁军和在即定时限内彻底消除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所抱有的期望仍没有实现。

我们欢迎国际社会目前为使《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不扩散条约）得到普遍接受所作的各项努力，然而，目前还有 30 000 多枚核武器部署在全世界，其中包括仍保持高度待命状态的武器。核武器可能被故意引爆或意外爆炸的风险越来越大。我国代表团相信，为处理全球非核化问题早日召开国际核裁军会议至关重要。该会议将使所有国家，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使那些拥有核能力但不属于不扩散条约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全面禁试条约）权限范围的国家，能够表达其关切，并为建立一个没有核武器的世界作出重大贡献。这是我们对尚未出生的世代欠下的一笔债。

安全理事会在国际和平与安全这一重要领域的作用十分明显。但是，如果联合国的这个核心机构得到进一步加强，对新千年必将面临的不断涌现的新现实作出积极回应，它就会更有效力。

联合国会员国都非常重视这一最高机构的改革需要。应该指出，《宪章》可以追溯到联合国三分之二会员国仍受殖民统治的时代，根据其现行规定，安

全理事会的一小撮国家有权作出对全体会员国都有约束力的决定。这种运作模式完全不符合当今现实，为了使该机构保持其信誉，应该在顾及适当、平等地域代表权情况下，对它进行全面改革。

在这方面，毛里求斯支持不结盟运动和非洲统一组织对扩大安全理事会及其代表性问题的立场，我们期望安全理事会席位公平分配和成员数目增加问题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的工作早日结束。

我们支持增加安理会的成员数量，并且我们赞成使安理会成为具有有效代表性的机构，能够在任何时候为全体人类的利益采取行动。

在千年首脑会议期间的安全理事会国家元首级会议为 15 个成员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在最高一级讨论如何使维持和平行动更加有效。我们都知道，在困难的情况下部署联合国部队被看成是恢复和平的最后的机会，并且我们绝不能允许这一努力失败。因此，有必要在安全理事会最高会议一级进行认真的讨论，以便使今后的维持和平行动的方向具有更加健全的基础。

在这方面，我们欢迎联合国和平行动小组的报告——卜拉希米报告——所载的有关改进联合国维持和平工作的各项建议，并且我们期待着迅速执行这些建议。

在新的千年的前夕，诸如安哥拉、刚果民主共和国、塞拉利昂、布隆迪、索马里和科摩罗这样的几个非洲国家仍然陷于国内冲突之中，给该大陆和分区域的数百万人民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这真是一种不幸的局面。在区域一级，非统组织以及有关分区域的领导人曾经为解决所有这些冲突而作出了种种努力，但是，我们需要认识到，迄今为止尚未取得重大成功。有关的主要敌对各方的顽固态度继续成为和平解决非洲冲突的绊脚石。

不幸的是，联合国在这些冲突中的干预也未取得多少成功。我们需要富有想象力，我们需要同陷于冲突的每个国家的公民社会一道探索各种方式和方法，

令人信服地表明和平成果是能够到手的。我们需要看一下我们永恒的利益，这些利益是以和平与稳定为基础的。

我们也极为关切地注意到，尽管非统组织为迅速恢复科摩罗的宪法秩序作出了种种努力并采取了各种步骤，昂儒昂分裂分子和莫罗尼的军事领导人已经签署了《丰博尼宣言》，无视非统组织和国际社会。我们敦促国际社会不要象《丰博尼联合宣言》提供任何支持，我们认为，该宣言将破坏科摩罗的统一和领土完整。实际上，不能允许两个未经选举并不能代表人民愿望的人损害科摩罗群岛的未来。我们重申，我们支持非统组织目前所作的努力，以便按照安塔那那利佛协定的规定解决危机，该协定仍然是以一致意见一劳永逸地解决危机的最可行的基础。我们呼吁军政权和昂儒昂的分裂分子同非统组织合作，以便早日解决危机。

我们欢迎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今年签署了《停止敌对行动协定》。这是一个积极的步骤，我们敦促非统组织、联合国和其他国家继续支持这两个国家采取下一个步骤，为持久和平实现解决。我们地区应当享有和平。

尽管国际社会通过联合国和区域及分区域组织不可避免地必须继续竭尽全力结束现有冲突并预防新的冲突，国内冲突的一个重要方面不能再遭到忽视了。已经确凿无疑地表明，象安哥拉和塞拉利昂之类的国内冲突产生于大权在握的人的个人野心或对私有财产的贪婪，而不是出于合法的原因和为共同的利益而奋斗。这些人出于其险恶用心，对其自己的人民发动长期的战争并逍遥法外，对包括男女老幼在内的群众造成了无法描述的痛苦，在其国家边界内外制造难民问题，阻碍自己国家的发展与进步。

我们认为，不仅应当谴责这种危险人物并尽早阻止其实现祸国殃民的计划，而且也应当根据他们犯下的罪行要其向自己的人民和国际社会认罪受罚。

提议中的国际刑事法庭应当成为国际社会审判和惩罚这种人的法庭，对全人类来说，该法庭越早开

始工作越好。国际刑事法庭不仅可以成为对从事可恶的犯罪活动的人的威慑，而且也将成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重要工具。除非采取这样的步骤，世界将继续面临类似的悲剧，并且这种悲剧中的凶手将继续逍遥法外。

灾难深重的索马里人民终于看到了一线希望。我们祝贺政府间发展管理局（发展局）的领导人提出的倡议，开始一个和平与和解进程，以便建立一个有代表性的政府来主管该国的事务。我们呼吁索马里各派团结起来，参加这一新的倡议，以便结束索马里人民长期以来忍受的痛苦。

中东和平今年已经迈出了重要的步骤。我们祝贺阿拉法特主席和巴拉克总理最近在克林顿总统的主持下在戴维营进行艰难谈判期间所表现的勇气。我们认为，在进入谈判的这样一个关键阶段时，阿拉法特主席和巴拉克总理必须迎接艰巨的挑战，为达成最后协定向前迈出更大的步骤。我们相信，两位领导人都有能力缩小差距并达成可以共同接受的令人满意的协定。我们理解在达成这样一项协定方面所存在的悬而未决的问题是微妙的，但是我们相信，该地区领导人将会顺从全世界人民对中东和平的热切的愿望。

就在几个月前，在太平洋地区发生了听起来也许象过去时代发生的事情，在斐济和所罗门群岛，一小撮匪帮推翻了民主选举的政府。在斐济，在争夺政治权力的斗争中，马亨德拉·乔杜里总理及其全部内阁部长被扣为人质达 56 天之久。总理只是在最后同意他的政府将会辞职之后才获释。

国际社会束手无策地注视着斐济的悲惨局势。这并非第一次以非正统和暴力手段推翻一个民选政府的事件，这一事实使得局势显得更加严重，要求国际社会立即予以关注。毛里求斯毫无保留地谴责任何地方任何团体以武力阻挠人民意愿的所有企图。我在这里想到的是联合国秘书长今年在洛美举行的非统组织首脑会议开幕式上所说的话，他赞扬非统组织决定不让以不符合宪法的手段掌权的政府参加非统组织会议，他表示希望，联合国某一天也将作出类似的

决定。我们现在应当认真考虑这种途径，以便向一意孤行地违反宪法，彻底无视人民意愿的人发出一个明确的信号。

毛里求斯完全致力于尊重和促进人权、民主、善政和法治。这些原则载于我国的《宪法》。在人权方面，我们的承诺远远超过我们国家的边界，这反映在我们参加联合国各个委员会并在那里发挥积极作用的事实上。多党制、自由和公平选举是毛里求斯人民小心维护的核心传统。毛里求斯人民就在 10 天前 9 月 11 日，在 1968 年获得独立以来第 7 次行使了我们宝贵的民主权利，选出了一个新政府。这届政府仍然致力于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坚定支持我刚才所说的原则。

自从我们去年 9 月见面以来，我们在世界不同地区看到几次恐怖主义行动，危害了无数无辜人民的生命。一家印度航空公司客机遭到劫持，马来西亚旅游胜地毫无防备的游客遭到绑架以及在一些首都发生的炸弹袭击，都不幸提醒了我们肆无忌惮和残忍的狂热分子对我们构成的危险。我们谴责所有恐怖主义行动，呼吁国际社会采取一致行动处理这一问题。就我们而言，毛里求斯随时准备在联合国及其各个机构中发挥重要作用，同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所有这类行动作斗争。

我曾谈到以人为中心的发展、债务和全球化。我请各位代表参照将分发的讲稿。我现在谈谈区域合作。

毛里求斯极为重视建立全球伙伴关系，解决减少贫困、实现可持续增长和发展以及和平与安全等关键问题。我们认为，区域合作仍然是加强国际伙伴关系和合作关系的必经之路。区域合作不仅是可取的，而且是许多国家经济区域一体化并融入全球经济进程的一个必要条件。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占联合国会员国总数五分之一，由于这些国家易受广泛的生态、气候和经济因素影响，其局势尤其困难。《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可持续

发展巴巴多斯行动纲领》阐述了这些国家的具体情形。这些国家可持续发展受到的限制包括，它们资源基础狭窄，使它们不能从规模经济中获益，而且它们国内市场小。此外，这些国家严重依赖国外市场，而这些市场通常在地理上距离遥远，运输、能源和基础结构费用高昂。此外，小岛屿国家抗自然灾害能力差。《巴巴多斯行动纲领》为这些国家制定了社会经济和其他参数弱点指数。我们促请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进行协调努力，制订并调整这种指数，世界贸易组织和布雷顿各机构应该参照其他因素，使用这个指数，给予这个范畴的国家特殊和优惠待遇。

我谨简略讨论一下查戈斯群岛和特罗梅林岛问题。在联合国系统之下，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是每个国家——无论大小——获得的神圣权利。我们意识到，联合国支持完成非殖民化进程。

若干年来，我们不断向大会提出查戈斯群岛问题，该群岛一向是毛里求斯的组成部分。大会应该还记得，察戈斯群岛——包括迪戈加西亚岛——是殖民国在我们独立之前分离出去的，这违反了大会 1960 年 12 月第 1514(XV)号决议——《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和 1965 年 12 月 16 日第 2066(XX)号决议，该决议禁止在殖民领土获得独立之前肢解这些领土。我们一直努力通过对话与联合王国双边解决这个问题，但迄今为止，没有取得明显的进展。这个问题现在已经达到关键阶段，我们非常希望与联合王国进行有实际意义的谈判，以便尽早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还重申，我们要求在解决这个问题之前允许被殖民国强行驱逐和送往毛里求斯的查戈斯群岛前居民及其家属返回家园。

我们再次呼吁前殖民国联合王国与我们进行认真和有意义的讨论，以便早日解决查戈斯群岛问题。我们谨强调，毛里求斯永远不会放弃统一其领土和行使对查戈斯群岛主权的决心。

特罗梅林岛是毛里求斯领土的另一个外岛，我们一直在与法国讨论将该岛归还给我国的问题，我们促请法国与我们积极合作，以便早日解决这个问题重要问

题。现在已经达成原则协议，由双方共同决定该岛屿及其周围海洋的地位，我们必须进一步制定模式，以便早日解决这个问题。

(以法语发言)

我对联合国法语会员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2000年9月6日会议感到满意。这次会议使我们能够审议并且发现这个真理：联合国是使人类摆脱阻碍国际事务和全球化——为所有人建设更美好未来的两个主要动力——演进的锁链和偏见的基础。这次会议使联合国法语会员国有机会坚定地确认，它们决心实现这个目标。

我谨强调，我们所希望实现的未来以及我们所寄望的未来必须是在尊重和促进我们各国人民多元性、各国人民文化和民族多样性以及多种语言的条件下发展的。我们有义务尊重、维持和维护我们世界的性质——许多文化组成的彩虹，通过全球化和联合国，这种多文化彩虹将成为各国家和个人的巨大财富来源。

毛里求斯共和国的日常生活体现了这种未来理想。我国的经历促使我们支持这种理想，以促进共同利益。希望和梦想是建立在具体行动基础上的。在所有会员国支持下，联合国必须得到更好和更多的工具。只有这样，和平才能够成为可以感觉到的现实。没有和平与安全，任何发展努力都是注定要失败的，世界各国人民希望获得的幸福也将是一纸空文。

(以英语发言)

不用说，为实现更加和平、公正和繁荣的世界目标，各国必须再次确认对二十一世纪新任务的承诺。我国代表团愿意承担这种责任，并期待本届会议在霍尔克里先生领导下取得丰富成果。

在结束发言时，我谨对联合国解决全球问题和领导发展和进步的能力表示乐观。我国代表团相信，本组织及其各专门机构可以在全球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我们生活在一个要求极高的世界里。这个世界要求看到结果，要求承担责任，不接受失败。我们都

有责任使世界成为一个更安全的地方，保证我们人民有更美好的未来。我们可以做到。让我们去做吧。

但是，在结束发言之前，我谨借此机会确认，毛里求斯已成为候选国，在订于下个月举行的安全理事会选举中竞选非常任理事国席位。早在2000年1月，毛里求斯就已向东非地区所有国家宣布，我国将竞选安全理事会非常任理事国席位。当时，毛里求斯是唯一宣布竞选的国家。毛里求斯政府认为，它完全有资格在联合国最高机关安全理事会服务，以促进更大的和平与安全利益，对本组织重要工作做出相当大的贡献。

毛里求斯是多民族社会，是多党制民主国家，它在国际关系中的表现是有目共睹的。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的威望取决于其组成国的威望。安全理事会将被要求作出重要决定，促进和平与安全，安全理事会必须作为协调一致的机构采取行动。我国希望根据我国的实际能力考虑我国的候选资格。我们非常希望大会在这方面给予支持。

代理主席 (以英语发言)：下面请厄立特里亚外交部长海尔·韦尔登塞埃先生阁下发言。

韦尔登塞埃先生 (厄立特里亚) (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谨祝贺霍尔克里先生获得一致支持，当选大会第五十五届会议主席。我相信，在他的干练和明智指导下，本届会议将顺利完成任务。

我还谨赞赏和感谢他的前任、纳米比亚共和国外交部长西奥-本·古里拉布先生，他有效地领导了上届会议的工作。

我还借此机会，祝贺图瓦卢共和国成为联合国最新的会员国。

我们不应忘记感谢我们的秘书长，不仅感谢他为确保《联合国宪章》的价值、宗旨和原则得到尊重而不知疲倦地工作，而且感谢他作了有远见、发人深省的千年报告。

大会第五十五届会议是在千年首脑会议之后举行的会议，千年首脑会议的宣言包含三个基本要旨。

首先，它重申联合国的理想和目标对于人类仍是神圣的，《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在今天象过去一样有效。其次，它提醒我们，《联合国宪章》所载的崇高原则要求我们不断加强联合国，进行必要的调整和改革，以便使它能够对付公正、和平与安全、贫穷和疾病、社会经济发展、全球经济不平等和保护环境方面的挑战。其三，尊重联合国的理想和遵守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仍是建立和平、繁荣和人道的新世界秩序的重要手段。为此，宣言嘱咐我们信守这些共同理想、目标、价值和原则。它提醒我们，每个国家都有责任不仅自己而且在区域体系内采取行动，以便给予这些价值、目标、宗旨和原则应有的忠诚。

在这方面，我与在我之前发言的人一样，提醒我们注意改革联合国特别包括安全理事会和大会的迫切需要，以便使本组织能够反映时代现实，并增强其有效和高效地对付当今和未来挑战的能力。

我想重申厄立特里亚国人民和政府对联国的崇高理想和价值以及宗旨和原则的承诺。厄立特里亚在争取独立和成为国际社会成员的 30 年斗争中作了极大牺牲，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因此，他们意识到联合国及其宪章对于他们的福利和繁荣多么不可缺少。在充分经历长期战争的恐怖和短暂和平带来的好处之后，他们认识到需要和平和公正地解决争端，以及在人类争取建立基于公正和平等的国际秩序的长期斗争中需要为相互利益进行合作。

为此，厄立特里亚外交政策以这样的假设为前提，即威胁或使用武力永远不能成为外交政策的手段，即使在显然的自卫中，也必须用尽所有可用的和平解决争端办法之后才使用这种手段——并且仅仅极慎重地使用。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还因为厄立特里亚受联合国本身不适用自己的宪章及大会决定之苦，厄立特里亚在独立之时，就决定使《联合国宪章》的理想、价值、宗旨和原则成为其外交政策的基石。作为联合国会员国，它还希望发挥积极作用，促进联合国会员国的普遍性原则及促进实现公正和公平的区域和国际秩序。

厄立特里亚还充分认识到它作为战略性国际航道沿海国家的责任，承诺对本区域的和平与稳定及在本区域创建一个和平与合作区贡献自己的力量。为此，它尽一切努力创造一种环境，这种环境将加强红海两岸沿海国之间的合作并促进发展和共同繁荣。它还发挥主要作用，以便把政府间发展管理局(发展局)从一个简单的灾害控制机构转变成一个充满活力的区域组织，该组织将促进成员国之间的和平与合作以及推进发展方面的经济和社会合作。日益扩大的萨赫勒-撒哈拉国家共同体最近在我国首都阿斯马拉举行了会议，这证明厄立特里亚承诺巩固非洲国家之间的团结及扩大和加深它们之间的合作关系。这种承诺将永远是坚定的。

尽管曾经作出牺牲，厄立特里亚在制定设想和确定将来的优先事项时，决定忘掉过去，捐弃前嫌，从头开始。它基于《联合国宪章》和《非洲统一组织宪章》及睦邻原则，与所有邻国建立了良好关系。它假定与邻国不会有任何领土争端，因为殖民地边界已得到明确界定和承认并在独立时得到所有邻国的认可。没有理由假定其独立受到或近或远任何国家的威胁，正象没有理由假定它有权使用武力扩大而让邻国做出牺牲一样。它作为国际社会新成员的唯一愿望是弥补在发展方面损失的时间。

然而，尽管它作出所有这些承诺和有这些善意，厄立特里亚在正式独立的短短七年中，受到了政治压力、威胁和实际企图的考验，不得不捍卫自己，因为这些不仅危及其主权和领土完整，而且危及来之不易的独立。诚然，厄立特里亚可能不是历史上唯一经受这种考验的新国家。然而，它必定是领土完整-事实上，是其作为主权、独立国家的生存-受到威胁并在二十一世纪初仍然受到威胁的唯一的联合国会员国。

不用说，争取保持独立的斗争对于这个新国家的国家建设和发展努力是有害的。然而，长期以来，厄立特里亚从未动摇过对和平解决争端的承诺。事实上，它已在双边基础上和平地解决了两个问题，并通过国际仲裁解决了第三个问题。

也许，在过去两年中，厄立特里亚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受到了最严峻的考验。被打上边界冲突标记的行为证明是一种严重的企图，企图使历史倒转和重新使厄立特里亚成为殖民地——或者，如果失败的话，肢解它、使它芬兰化并把它变成一个卫星国。这种企图因国内和国外厄立特里亚人的共同努力而受挫。然而，这种企图也使我们被迫付出代价：系统和故意地破坏了我国的大部分经济和社会基础设施，及故意、野蛮地侵犯厄立特里亚人的人权，包括恐吓和残酷地对待被占领土的人。

厄立特里亚坚信，除了以和平途径并根据联合国宪章和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宪章及现有国际法原则解决冲突外，别无选择。

自冲突开始起，厄立特里亚就一再宣布，战争永远也不能成为解决冲突的一个选择，任何一方都不能通过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人和捏造事实来解决冲突，然后希望实现持久和有意义的和平。尽管它的大片领土仍被占领着，它的成千上万的人民仍在流离失所，被占领土上的人民仍在受到野蛮和恐怖对待。也尽管为了再次试图破坏其领土完整，战争准备正在紧张地进行，厄立特里亚仍致力于和平解决冲突，这是它的和平和法制承诺的明显表现。它已采取大胆的措施，表现出灵活性并作出了重要让步——无论这种让步看似多么地令人不快——以期实现公正的和平，尽管有人正企图破坏非统组织的和平建议。厄立特里亚再次保证，它将继续竭尽全力以和平方式达成全面和最终协定。

但是，和平的命运有赖于三个关键因素。首先，寻求和平是一项共同责任。不应将它仅留给一方。其次，只有当和平建立在宪章的价值观、理想和原则的基础上时，它才能是可靠的。这些价值观、理想和原则在千年首脑会议上已得到有力的重新确认。其中包括尊重国家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第三，只有通过忠实地实施得到冲突各方接受的协定，才能实现和平。我们请所有有关方面同厄立特里亚一道，与非统组织调解人进行充分合作，对非统组织的和平进程作

出真正和明确的承诺，并忠实于非统组织和平文件规定的文字和精神，特别是《框架协议》和《停止敌对行动协定》。

在这一关键时刻，我想借此机会重申，我们赞赏和感谢阿卜杜拉齐兹·布特弗利卡总统阁下对和平解决冲突的坚定承诺以及他的个人特使艾哈迈德·乌亚希亚阁下领导间接会谈的智慧和能力。我们还赞赏国际社会，包括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和欧洲联盟以及非洲其他国家的政府为实现和平解决所作的不懈努力以及它们对确保 2000 年 6 月 18 日签署《关于在阿尔及尔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所作的积极贡献。我们要求它们继续作出伟大努力，直到真正实现真正和公正的和平。

最后，厄立特里亚以极大的赞赏注意到联合国为确保尽早和全面地解决冲突而作出的努力和承诺。在这方面，我想请安全理事会注意根据其第 1320(2000)号决议的授权尽快部署维持和平部队的迫切需要，以便防止任何可避免的障碍，使它们不致威胁甚至毁掉这么多的方面以极大代价和艰苦努力取得的成果。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贝宁代表团团长若埃尔·瓦西·阿德奇先生阁下发言。

阿德奇先生（贝宁）（以法语发言）：我高兴地祝贺主席当选。这证明了国际社会对他的国家和他本人的尊重。在祝他的工作取得圆满成功的同时，我还想向他保证，贝宁代表团将与他进行真诚的合作。

我还想向他的前任、纳米比亚外交部长西奥-本古里拉布先生致以敬意，这是他完全应该得到的，因为他出色地完成了工作。

鉴于国际关系的动态，秘书长科菲·安南先生提出了非常恰当的倡议，即召集世界各民族的最高代表，就新的世界秩序以及联合国将需要发挥的作用举行磋商。

我想向他致以敬意，这是他完全应该得到的，我还想强调指出，他有坚定的信念和能力领导本组织。

千年首脑会议再次显示，多边做法和国际合作仍是面对全球化中的问题的最佳方式。实际上，全球化的积极影响依然有限，作为当今世界之特点且侵犯了人类尊严和人权的经济与社会方面的不平衡，就是证明。因此，需要做的是引导全球化，使经济和社会进步有利于最大多数人。

在这一进程中，联合国具有相对优势——它是能够体现公认价值观的唯一一个机构，也是能够就世界问题以及解决它们的方式和途径组织富于成果的辩论的唯一一个论坛。

在联合国，弱者和被遗忘者的声音能够得到倾听，在共同关切的问题上，它们能参与共识的达成。

实际上，全球化在今天已成为一个既成事实；不过，我们必须强调指出，它并非不偏不倚。不仅从国家方面讲，而且从国际关系上讲，都须对善政、民主和透明度进行巩固。

这些原则不仅需要国家内部得到应用，还必须应用于支配全球化并像过去那样用全球化来避免一切形式的民主管理的那些力量。

在千年首脑会议上，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通过了一个文件，该文件确定了联合国在二十一世纪的行动的大纲。

现在需要的是国际社会，因此也是我们各个国家、民间社会及私营部门表现出迅速和坚定地实施首脑会议作出的指导方针的必要决心，以便使世界各国领导人表达的希望和决心成为现实。

贝宁对非洲受到重点关注感到高兴。为该大陆提出的倡议要求发展伙伴从伙伴关系和团结的意义上给予坚定支持，它们必须以以下方面为基本工作：持久解决债务问题；为国际贸易体制建立更公正的秩序；从财政资源上提供支助及加强生产能力。

我们呼吁旨在使发展中国家融入世界经济且同时考虑到最不发达国家的特殊需要以制止它们的形势恶化的措施，得到有效实施。

主席主持会议。

在这方面，举行第三次联合国最不发达会议特别重要。它很有必要取得具体结果。

消灭贫困是国际社会在 20 世纪中未能应付的挑战之一。我们有责任致力于这项任务。在这方面，我们感到高兴的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计划署）署长发起组织了一个部长级特别会议以讨论开发计划署的战略定向以及讨论为它提供执行其任务所必不可少的资源的必要性。贝宁指望作为协调发展援助的主要机构的开发计划署来帮助解决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挑战。

在赞扬那些宣布增加其官方发展援助的国家的同时，我呼吁恢复一种有利于核心预算资源的平衡，以便能够实施各国政府优先重视的方案和项目。

关于发展的筹资问题，特别有必要确保更好地调动资金，以及确保由所有发展伙伴，包括布雷顿森林机构参加的发展行动得到更好的协调。

所有这些方案和计划只能在和平与安全得到保障的环境中加以实施。因此，贝宁深感兴趣地欢迎卜拉希米的报告（A/55/305），其中载有对维持和平行动的深入分析。

关于索马里问题，贝宁还对政府间发展管理局的领导人所有调解人采取有勇气的主动行动通过对话与和解进程给该国带来和平感到满意。我们呼吁国际社会支持加强和平进程，以使索马里能迅速成为国家社会的一部分。

贝宁致力于并将继续致力于遵守和促进人权、民主和法制。这些原则写在它的宪法中。在这方面，自从第五十二届会议以来，大会支持贝宁组织将于 2000 年 12 月 4 日至 6 日在科图努举行的新的民主政体或恢复民主的政体第四次国际会议。这个会议无疑将是国际社会朝着加强民主原则的方向取得进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在这个会议上，新老民主国家将交流经验并承诺促进民主、和平和政治稳定以及发展。科图努

正在准备热烈欢迎与会者，并希望将对它的邀请作出很大的反应。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请赤道几内亚代表团团长恩图古·阿贝索·欧亚纳先生阁下发言。

恩图古·阿贝索·欧亚纳先生（赤道几内亚）（以西班牙语发言）：我荣幸地作为赤道几内亚共和国代表团团长，并以外交、国际合作和法语国家事务部长圣地亚哥·恩索贝亚·埃富曼阁下的名义在大会上发言。

首先，我祝贺你、芬兰前总理当选主持大会第五十五届会议的审议工作。我们还真诚祝贺我们的姐妹共和国纳米比亚外交部西奥-本·古里阿布先生在上一届会议所做的出色工作和他在协调刚结束千年首脑会议的筹备工作方面所进行的得到赞扬的活动。

我还想借此机会特别祝贺秘书长科菲·安南先生和他的工作队完全致力于促进联合国的任务，以及反映在他的出色报告中的加强联合国今后工作的计划。

我们热烈欢迎图瓦卢共和国加入联合国。

就在两周前，我们在这个大厅内庆祝了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即伟大的千年首脑会议。会上，我们的国际元首和政府首脑们确定了必须决定我们组织的前途的一般准则。这些准则构成一个我们可以，而且必须依据的牢固的工作基础。我们现在必须就我们的领导人们提出的建议采取后续行动，把实施这些建议作为坚定的目标，其结果将为所有国家，包括北方和南方，东半球和西半球的国家创造一个有希望的未来。

共和国总统、国家元首和赤道几内亚民主党创始奥比昂·恩圭马·姆巴索戈阁下在他在千年首脑会议的第一天做的发言中肯定地表明，这个世纪初的世界是一个受到威胁的世界，是一个处在崩溃的危机中和对它本身的前途以及人类的生存长期没有把握的世界，一个令人感到到达了世界末日的世界，我们所有人都有这种感觉，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富国还穷国。

为了就千年首脑会议的建议采取后续行动，我们必须从这样一点出发：民主是从家里开始的。就我们而言，这意味着联合国，因为联合国是我们共同的家，在这个家里多数人的声音应当起决定作用，这是 1945 年的历史性的《旧金山宪章》的一个基本原则。

因此，赤道几内亚与其他国家共同呼吁对联合国进行紧急的和非常必要的改革和加强——实行一种使非洲大陆和世界其他区域能够得到公平和公正的代表的适当方案。我们把这一点视为一个根本性问题，特别是在涉及安全理事会时。如果不实现这个目标，可能会产生一种不信任的气氛，以及削弱我们的伟大组织的作用和它的促进和确保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至关重要的任务。

目前，一些个人的富有程度在过去是不可思议的，而贫困的受害者则继续遭受令人不能容忍的匮乏。贫穷者继续边缘化和遭受排斥，他们的数目每天都在明显增加。世界人口的将近四分之一现在生活在贫困中。

今天，退休金和社会保障使许多人免于贫困，但是老年贫困在世界各地仍然常见。贫困必须是联合国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必须加强克服贫困的斗争，而且如果可能，必须消除贫困，因为消除贫困的问题对人类具有道德、社会、政治和经济必要性，就象找到办法解决使世界不同地区数百万人受害的冲突和自相残杀的战争。

消除贫困需要改善政治和增长就业机会。还必须在部门战略中解决贫困的根源，如环境战略、粮食安全、卫生、教育、人口、移民、住房、人力资源发展、乡村发展、饮用水和卫生战略。

因此，消除贫困是 21 世纪各国人民向往的主要任务之一，这一行动将促进人类发展与繁荣，巩固民主文化和对人权的尊重。

需要国际社会分析和解决的其他问题是儿童权利、妇女纳入发展和棘手的外债问题。关于儿童权利，我们必须确保把儿童问题世界首脑会议的活动和后

续工作纳入因 1990 年代召开的其他联合国会议而执行的经济行动。这方面我们必须确保，对每一个国家批准《儿童权利公约》而产生的义务有新的思考，对这些义务有新的承诺。这必须是我们今后行动的指导。

关于妇女问题，我们必须消除对妇女的一切歧视性作法，尊重有关该问题的公约中规定的程序和要求，以及 1995 年在北京举行的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和 2000 年 6 月举行的大会特别会议提出的各项建议。

关于外债，我们强烈呼吁捐赠者取消发展中国家的外债，但有一项谅解，即要把由此解放出来的资金投入这些国家经济最薄弱的部门，比如教育、保健、水和卫生。

我们满意的是，在 20 世纪主要进步领域，我们看到人类日益认识到尊重和促进人权，民主和善政。在我国，因为生存和争取福利与进步的需要，我们将继续坚持必要的恢复我国薄弱和边缘群体，即妇女、儿童、残疾者、难民和其他因危机和灾难而流离失所的人所向往的一切权利的既定道路。现在，在我国首都马拉博，我们已正式建立促进人权中心和支持赤道几内亚儿童委员会。该委员会是在我国第一夫人康斯坦西亚·曼格·德奥比昂夫人阁下领导下建立的。

我们还以欢乐的精神，以博爱而不分裂执行民主，就如我国国歌中所述，而且也没有国内动乱。我国宪法，即《阿孔尼比大宪章》明确规定，在赤道几内亚建立并把政治多元化制度化。这使一些政党得以成立。这些政党已经同执政党签署了一份全国契约，目的在于建立和加强各党之间的对话机制。现在它们都在积极努力，想要在国内掌握政治权利。这方面我们感谢上帝造物者用这种分享与和平民主制模式启发我们。

1997 年 9 月，在巴塔国会宫举行了全国经济会议，由我国所有各社会部门参加。在这次重要会议的最后报告中，提出了政府因在短期、中期和长期执行的方案与项目建议，作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

我们不能掩盖我们对与赤道几内亚国际合作的资源不断减少的关切，如我们在国内用外来资源执行的许多项目和方案中最近看到。这方面，我们要在这一讲台上邀请国际社会不断增加在赤道几内亚的国际合作活动量。

本着确保本次区域的和平与安全的首要目的，我们希望联合国能按照该次区域国家元首的政治意愿，在成立中部非洲和平与安全理事会的鼓舞下，支持非洲中部次区域维持和平、安全、稳定、合作与发展的适当机制。中部非洲和平与安全理事会是中非国家经济共同体（中非共同体）成员国之间争取政治和军事协定的一个机构。

在促进维持和加强和平与安全的措施方面，我们在中部非洲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内有一支中部非洲多国部队和一套中部非洲预警机制。赤道几内亚共和国政府已经坚决地这为这些机构的资金做出贡献，以便它们能够适当的运作。

我们对目前非洲大陆和世界其他地区存在的武装冲突真实感到遗憾，比如安哥拉冲突、大湖区国家局势和塞拉利昂危机。我们欢迎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冲突停火，我们希望双方能进行对话，以实现持久和平。同样，我们满意地看到姐妹的索马里共和国恢复和平与权威。这方面，我们赞扬联合国，非洲统一组织、阿拉伯国家联盟、伊斯兰会议组织和所有其他直接或间接地为恢复该国和平的艰巨任务作出贡献的方面。

我们坚决谴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我们支持打击犯罪的斗争，以及打击毒品及有关罪行的全球问题、打击非法贩运武器和国际恐怖主义的斗争。我们充分支持已经得到中美洲各国承诺肯定的倡议，把中美洲变成一个和平、自由、民主与发展的地区，特别是逐步和不断地促进中美洲联盟，以确保该地区有一个有希望的未来。

在中东，我们祝贺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为调解该地区持久和平所作的可嘉的政治工作。我们希望，

正确地理解和执行我们领导人在这次首脑会议上提出的提案和建议，以及在这次杰出的大会上所作的杰出发言，将指导我们为世界各国建设一个更加美好和更加繁荣的未来。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请尼加拉瓜外交部副部长何塞·阿丹·格拉先生阁下发言。

格拉先生（尼加拉瓜）（以西班牙语发言）：主席先生，我首先祝贺你在本千年的第一届会议上理所当然地当选为大会主席。你的业经证实的技巧和丰富经验确保你将熟练地指导本届会议的工作。我还想对你荣幸地代表的国家波兰表示我们的巨大友谊和感激之情，它与尼加拉瓜的亲密友谊，赢得了我们的真诚情感。让我也对你的前任西奥-本·古里拉布先生表示感谢，他以奉献的精神指导了大会第五十四届会议的工作。

我还要对秘书长科菲·安南先生阁下所作的贡献表示特别感谢，他编写了一份有关本组织在二十一世纪的作用的极有价值的报告（A/54/2000）；该报告是我们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在千年首脑会议上引起讨论的核心文件，千年首脑会议是一次史无前例的事件，它为向联合国提供新的动力奠定了基础。

更新本组织的进程需要加强其各个机关和机构，以便加强其在诸如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消除贫穷、加强保健和教育方案以及与破坏环境作斗争等领域所作努力的有效性。毫无疑问，这取决于我们，取决于联合国各会员国；我们必须确保本组织拥有所需的资源和其它手段，以执行其任务并充分发挥作为交换意见和协调世界各国人民努力的中心的作用。

在这方面，请让我重申有必要改革安全理事会，这是一个对和平与安全具有至关重要意义的机构。这种改革应该包括民主、公平的地域代表权，以及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有更好的平衡，以便使安理会能够对各国人民的目前需求以及在新的千年所面临的未来挑战，作出充分的和有效的反应。在这里，我们把否决权视作这一敏感问题的另一个要素，这个

问题需要认真地加以解决，以便将其限制在极为特定的情况下使用，并可能最终取消否决权。基于这些理由，我们认为就新的国际秩序结构本身所存在的所有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我们还希望强调迅速开始国际讨论进程，旨在就解决人道主义紧急局势达成更大的协商一致意见和取得更大的效力的重要性。在另一方面，我们认为，我们必须重申致力于维护和加强联合国的普遍使命，以确保世界各国人民毫无例外地享受公正的代表权。因此，我在大会重申，考虑一国人民作为本组织正式成员拥有合法代表权地参与本组织工作的渴望是多么重要：我这里指的是中华民国。

本组织在新的世纪应以更大的决心继续解决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与毒品贩运、有组织犯罪和恐怖主义行为进行斗争。事实上，毒品的流量在我们各国迅速增加，仅仅在几年之内就已成为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它直接影响到我们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要应付这一危机局势，我们必须把下列事项置于优先地位：加强受权与这一灾难进行斗争的国家机构、颁布和更新国家立法、以及加强在这一领域的国际合作与协调。这里，请让我指出，尼加拉瓜有严格的法律惩治毒品贩运分子，并制订了一项全国控制毒品计划，在该计划下各机构一起工作，以协调的方式实现规定的各项目标。我们还一直在为实现更大程度的国际合作而不断努力。

在新千年开始之际，我们发现迫切需要在实现世界裁军，特别是消除具有巨大破坏力，实际上威胁地球生命的武器的途径和方法方面，进一步取得更大的和更迅速的进展。因此，我们欢迎 2000 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审查会议所取得的进展，该会议重申这样的信念，即充分有效地实施该条约以及不扩散机制的所有方面，可在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同样，我们特别关切常规武器问题以及杀伤地雷的存在，这也对人类安全与保障构成了威胁。因此，我们认为，应该优先考虑履行各国在国际和区域性公

约中就这些事项所承担的义务。在尼加拉瓜，在 1990 年代幸运地平息了的武装冲突的一个最严重后果，无疑就是在我国领土上埋布的巨大数量的杀伤地雷，这种状况即使在今天也造成众多无辜人员的伤亡。因此，我们在国际社会的援助下正在作出巨大努力，以持久地解决这个问题。与扫雷行动一起，我们还开始销毁储存的地雷进程，迄今为止已销毁了 4 万多颗地雷，严格遵守了《关于禁止使用、储存、生产和转让杀伤地雷及销毁此种地雷的渥太华公约》。尼加拉瓜重申，它决心不遗余力地筹备将于 2001 年 9 月在尼加拉瓜举行的《渥太华公约》缔约国第三次会议。

我们也认为，重申我们对容忍和尊重多样性的承诺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在这方面，我们支持为反对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有关不容忍行为为世界会议所做的筹备工作。

我们始终作出更大的努力来遵守半个世纪以前在《旧金山宪章》中规定的宗旨，特别是有关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宗旨，对于本组织的未来以及各国人民的未来具有重要意义。只有通过非暴力以及运用国际法规定的程序来和平解决争端的原则作出坚定承诺，才能实现这一点。这在预防可对人类造成严重和持久后果的未来冲突方面是一个关键要素。

对我们来说，冷战的最后遗迹之一正在走向和平解决的道路，这是一件令人满意的事情。我在这里指的是两个朝鲜之间的对话，对话已在最高一级进行，这无疑标志着朝鲜半岛大有希望的前程有了良好的开端。

尼加拉瓜也同国际社会一道对某些冲突的持续存在，特别是在非洲的持续存在表示关注；这些冲突给诸如安哥拉、刚果民主共和国、塞拉利昂、布隆迪和苏丹等国家造成了毁灭性的财产损失和无数的人员伤亡。因此，在某些此类国家已经采取措施寻求解决冲突的办法，是令人欣慰的。这些包括 6 月 18 日在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之间签署的《停止敌对行动协议》，以及执行有关塞拉利昂的吉布提和平倡议。我们也欢迎以色列根据安全理事会各项决议从黎巴

嫩撤军，并自克林顿总统组织的戴维营首脑会议以来加紧努力，寻求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和平解决办法。

本着同样的精神，我国确信各国人民的自决原则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注意到迫切需要尽快在西撒哈拉举行尚未进行的公民投票。为此目的，这一进程中的所有障碍均必须加以克服。同样，我国深信人民自决原则的重要性，因而提出一项呼吁，即迫切需要尽快就西撒哈拉问题举行公民投票。为此，这一进程的所有障碍都必须排除。

我们在本世纪取得了许多进展。其中一些最重要的成就是技术革命领域的成就。由于这些成就，今天我们担负着巨大的责任和义务，在新千年开始之际开展团结努力，适当程度地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技术，以此防止全球化成为一种加剧最贫穷国家的边缘化的消极现象。

全球化既产生了好处，也带来了坏处，它要求发展中国家协同努力，以增加它们成功对付这一现象的机会。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危地马拉、尼加拉瓜和萨尔瓦多三国总统决定签署一项三国协定，为建立一个区域关税联盟提供一个适当构架，从而为由厄瓜多尔和危地马拉发起的中美洲一体化进程提供新的动力。最近尼加拉瓜和洪都拉斯加入了这一进程。

除了一体化倡议外，继续开展努力，通过发展合作来实现团结，也是非常重要的。然而，我们认为，必须强调，在开展合作活动的同时，应该有适当的管理，以便为小经济体进入国际大市场提供有利条件，使它们所出口的原材料和制成品能够享有公平的价格。在这方面，我们欢迎关于在 2001 年举行发展筹资问题高级别政府间活动。这一活动对于正在为实现千年首脑会议所确定目标而作的努力来说十分重要。

加强多边贸易体系也是很重要的，其中包括在世界贸易组织（世贸组织）范围内迅速而立即举行新一轮贸易谈判，以全面和统筹方式处理各种问题，从而导致有效减少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自由贸易和有关自

由贸易的规则应该在世贸组织的构架内加以实施，以便所有人，尤其是贫穷国家能从中获益。

必须让债务负担最沉重的穷国有能力打破目前的贫穷恶性循环。在这方面，正如尼加拉瓜总统阿诺尔多·阿莱曼·拉卡约先生在千年首脑会议期间所说的那样：

“无法忍受的庞大外债重负（是）阻碍克服贫穷与失业问题的无法逾越的障碍。在这方面，我们高兴地注意到，发达国家和多边金融机构最近在谋求替代办法方面展示的兴趣大大缓和了严重负债穷国的情况。我们希望这种兴趣不久表现为具体和有意义的行动，以便使尼加拉瓜这样的国家可以打破这种贫穷的恶性循环，展望一种具有实现可持续性和进步更大机会的期望的未来。”（A/55/PV.3）

我们必须作出巨大努力加以应付的另一个重大挑战是保护自然资源和全球环境。这对于人类的未来以及预防和应付自然灾害来说十分重要。尼加拉瓜遭受到了自然灾害的残酷惩罚。我们对 1998 年席卷中美洲地区的米奇飓风以及袭击我国东部地区并造成人命丧失和严重物质破坏的强烈地雷的后果仍然记忆犹新。鉴于这一现实，尼加拉瓜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的宝贵支持下，成为颁布一项现代法律，采取必要措施建立一个预防和对付自然灾害的综合体系的第三个拉丁美洲国家。此外，尽管资源有限，尼加拉瓜花费了许多精力寻求建立一个可持续发展和保护自然灾害的模式。在这方面，尼加拉瓜政府设立了一个民间社会所有主要部门都参加的多元化机构——国家可持续发展理事会——以按照《21 世纪议程》，促进积极实施这一可持续发展模式。

我们的领导人有了一个对人类的未来作出决定性承诺的历史性机会。尼加拉瓜完全赞同并重申恪守《千年宣言》中所载的基本价值：自由和平等，这样我们所有人才能过上没有贫穷和暴力，享有良好健康并接受教育的体面生活；公平与团结，因为世界所有各国人民都有义务分享和交流今后对人类发展具有

决定性意义的知识和经验；宽容和非暴力，因为只有当人们彼此尊重，各国始终愿意彼此谅解并通过和平手段解决分歧的时候我们才能取得进步；尊重大自然、这样我们才能留给我们后代一个他们将感到自豪和乐观的未来，一个他们将昂首阔步向前，相信他们已走上正确道路的未来。

今天我们应该播下种子，以便明天我们能够收获。今天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集体和单独地负有共同责任，加强联合国，以便能够为所有人建立一个更加公正、安全与和平的国际体系。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打算作几点结束性发言。因此我将请希望行使答辩权发言的代表团发言。

首先，我要再次强调本届千年大会的独特性，因为它是继具有历史意义的千年首脑会议之后举行的。有 147 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出席了该首脑会议，它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世界领导人盛会。本届千年大会所面临的挑战是将世界领导人在《首脑会议宣言》中所作的承诺付诸实施。大会必须保持千年首脑会议的精神，带着紧迫感，而不是以一种一切如常的态度开展工作。

秘书长在一般性辩论开始时的讲话中强调了这一点。他确定了为期两星期讨论的基调。他说，必须找到办法落实首脑会议的承诺，将联合国变成一个更加有效的工具，以谋求实现各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所概括的优先事项。

现在，我要谈谈过去两个星期的一些主题。国际社会所面临的最重要问题，即维护和平与安全以及联合国在这方面的作用，是许多发言者谈论的重点。他们强调了改进联合国维持和平能力的必要性。在这方面，辩论重申了首脑会议所规定的迅速审议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小组所提建议的任务。在辩论中指出的一点是，今天，维持和平活动往往范围全面而且复杂，牵涉到解除战斗人员的武装以及将他们遣散，监督选举、监测人权和培训地方警察部队。

一些发言者提到需要发展预防文化，以便制止冲突。

在维持和平方面，人们还提到需要弥合我们要求联合国执行的任务和我们向联合国提供的资源之间的差距。

促进和尊重人权作为国际安全的先决条件的重要性也得到强调。

安全理事会的改革问题，以及需要安理会的组成反映当今现实以便使安理会更具有代表性和更合法，是许多人重复的主题。在《首脑会议宣言》中还要求努力全面改革安全理事会的所有方面。我希望，所作的发言表明，联合国全体会员国愿意在这一问题上取得进展。

在一般性辩论中，人们还强调要求执行 1990 年代发展纲领的目标和承诺。这一纲领在《千年宣言》中得到加强，表示了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的承诺。许多发言正确地指出，我们远远没有达到相互商定的全球发展目标。今天，大约世界人口的一半仍然每天靠不到两美元生活。一些代表要求履行在《千年宣言》中所作的承诺，以便不迟于 2015 年降低贫困水平。与会者还强调，冲突与贫困密切关联。可持续发展不仅满足人民的经济和社会需求，还有助于持久和平。容忍和尊重各社会中的多样性也是如此。我强调赞同所表示的这样一种观点，即尊重人权是发展的基石之一。

许多发言提到最贫穷国家不可持续债务负担以及对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不利贸易条件。处理重债穷国的债务负担的需要得到强调。大会本届会议需要处理发展筹资问题以及各论坛和机构在即将展开的发展筹资活动中的作用。我认为，必须毫不拖延地就这项活动的形式，时机和地点作出决定。

讨论触及需要我们共同关注的人类生活的许多其他方面：世界儿童状况、文盲、艾滋病毒 / 艾滋病和其他传染病、种族主义与种族歧视、环境恶化与土壤受污染，水和大气层以及缺乏粮食安全等等。其中许多问题将在大会本届会议期间得到处理。

提到这一严重的问题之一，需要早日就艾滋病毒 / 艾滋病特别会议作出决定。我在会场感觉到一种处理这一特别问题的紧迫性。为了正确地理解这一请求，我们应该铭记，每一分钟，就有一些人——大部分是年青人、经常是女孩和年轻妇女——感染艾滋病毒。这一流行病还强调必须将健康问题纳入国家教育和扫盲方案。

全球化及其积极和消极的影响是本次讨论的重要主题之一。全球化带来了机会和挑战。确定了积极的影响，例如提高经济增长和改善生活水准。然而，重大的挑战仍然是如何缩小国内富人和穷人之间以及国与国之间差距，以及如何以一种更加公平的方法分享全球化好处。在辩论期间，人们还重申，为了处理全球化，我们必须以一种多方面的方式思考。全球化不仅包括经济方面、也还包括政治、社会、环境、技术和文化方面，这就是为什么决定全球化的责任不能够仅仅留给市场力量。需要以政治决定来指导全球化进程。在这一方面，大会可发挥作用。

正如在一般性辩论期间所提到，所有这些要求加强国际合作、在各社会之间架起桥梁以及改善全球施政。国际和多边行动者，例如，联合国、布雷顿森林机构、世界贸易组织和各区域组织在利用全球化积极的力量方面正变的越来越重要。

信息和通讯技术作为发展的手段在管理全球化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使信息和通讯技术为发展服务，从而有助于弥合数字鸿沟，是面前的挑战之一。不应该剥夺任何人掌握知识的机会。

许多人谈到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的重要性，并且展望将于 2002 举行的里约会议十周年审查会议。在这一方面，全球升温、气候变化和水是提到的一些具体问题。还提出了小岛屿国家的具体关键问题。

另一个重要的辩论主题涉及裁军问题。许多人指出，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被销毁以及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贸易得到处理之前，持久和平将得不到保证。一

些发言者强调，联合国面对大规模侵犯人权的现象，绝不能仍然瘫痪。其他人认为，国家主权和不干涉其内政的原则是《联合国宪章》的根本原则。

一些发言者提到有必要重新看待实行经济制裁，并提到尽管制裁可用作和平的工具，但有时起相反效果，惩罚了人民而不是目标所指的统治者。一些人指出，时间表明经济制裁未能取得其目标。另一些人则指出给第三方强迫带来的负担。一些人呼吁审查制裁制度以使之更加有效和目标更加准确。

最后，我要表示我非常高兴地听到一些发言赞扬最广泛意义的公民社会参加联合国工作的必要。我认为联合国未来的重要性和意义，将取决于我们使公民社会参与我们工作的能力。它在确定我们全球议程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我们必须让它们也作为我们重要的伙伴而参加议程的执行。

总之，引用一位发言者的话来说，就是这次辩论重申了国际社会对多边行动作为

“在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中处理跨国问题的最切实可行的办法”。

的效率和重要性的承诺。我同意这种感觉，并期待着这将成为大会最有成果的第五十五届会议。

我现在请那些要行使答辩权的代表发言。

我提醒各位成员，行使答辩权的发言第一次以 10 分钟为限，第二次以 5 分钟为限，各代表团应在其座位上发言。

杰恩吉泽先生（土耳其）（以英语发言）：亚美尼亚共和国外交部长瓦尔坦·奥斯卡尼安 9 月 18 日在大会第五十五届会议上发言时，表示该区域由于亚美尼亚和土耳其之间缺乏正常关系而受到不利影响，他继而提出人所共知的有关在上一世纪初发生的不幸事件的指控。

对缺乏正常关表示不安是一件事，疯狂抵毁其他一方而声称希望建立正常关系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确切地讲，是亚美尼亚一方坚持向土耳其强加条件。

是亚美尼亚方面坚持承认把其对历史的单一解释作为唯一真实的版本。亚美尼亚方面现在应更加公正地研究历史。

奥斯卡尼安先生提出的种族灭绝是奥托曼帝国时期降临在土耳其人和亚美尼亚人头上的最不幸的悲剧——当时该帝国是衰老、孤苦荒凉和被部分占领的；缺乏各种资源、工业基础设施和技术能力；由于泛滥的流行病和饥饿而被进一步削弱力量，受到帝国主义的攻击。

今天，在这一历史性关头，不是集中精力谈论古老的敌人和敌对活动的时刻。历史最好留给历史学家，而不是政治家。土耳其和亚美尼亚这两个古老的民族处于同一地理地区，却没有正常的关系，这确实是不幸的。正是在这一情况下，奥斯卡尼安先生渴望建立正常关系是可喜的，然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至少可以说这一呼吁是不优雅的，等于要求土耳其接受对历史的歪曲。这类指控不会有助于实现所缺乏的东西。相反，它们只会起到相反的作用。

同样不能理解的是看到一个国家的政府渴望同其邻国建立正常关系，同时却继续不顾一切地占领一个邻国的五分之一的领土，这种占领现已近 10 年。

伊莱卡先生（刚果民主共和国）（以法语发言）：我国代表团无意在我们工作的这一很晚的阶段发言，特别是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外交与国际合作部长耶罗迪亚·阿卜杜拉耶·恩东巴希先生作了出色的发言之后。

因此，我国代表团的发言将很简短。我们不会回应兄弟国家布隆迪和卢旺达代表团从该讲坛上所表示的漫无边际的想象和毫无意义的挑衅性发言，他们认为需要污辱我们这一普遍组织的各成员国代表的智慧，企图为其对我国东部领土的占领辩解，公然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其借口是荒谬的所谓安全考虑。

我国代表团要让全世界知道，刚果民主共和国人民厌烦徒劳无意和毫无意义的侵略战争，正争取和渴望得到和平。我们要在恢复其全部主权和领土完整的

强大和统一的刚果共和国中生活。我国人民要同与刚果民主共和国接壤的 9 个国家的人民和平共处。

我国政府的主要任务是确保人口的福祉，愿意接受会迅速结束这一血洗整个大湖区的野蛮局势的所有倡议和建议。可以通过下列手段做到这一点：经安全理事会第 1304 (2000) 号决议所改进的《卢萨卡停火协定》，该决议要求侵犯刚果民主共和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乌干达和卢旺达立即撤出其部队；刚果民主共和国与侵略国之间的直接谈判，这些国家在坐的代表并未否认其国家对我国犯下了侵略行为的事实；以及政府与刚果同胞中那些决定通过使用武力而解决冲突者之间的直接谈判。

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能够协调我们的努力，以在整个地区实现持久和平。这一目标通过国际社会的一个国际会议或许可以得到保障。构成我们这一分地区的人口，以其文化的丰富和种族的多样性，理应享有和平。他们有权享有和平，没有和平，对人类尊严、福利与发展的任何希望都将落空。

哈里木先生 (联合王国) (以英语发言)：我想对今天上午毛里求斯外交和区域合作部长就查戈斯群岛的看法作出简单答复。

英国政府认为，英属印度洋领土是属于英国的，自 1814 年以来始终如此。它不承认毛里求斯政府声称的主权。但英国政府已经承认，如果联合王国放弃其主权，毛里求斯是唯一有权利要求这一主权的国家。历届英国政府都曾向毛里求斯政府保证，该领土一旦不再具有国防意义，就将会交出。

英国政府对讨论治理英属印度洋领土的安排或该领土的未来仍然持开放态度。英国政府申明，一旦交出该领土的时机成熟，它将与毛里求斯政府进行积极联络。

拥有英属印度洋领土的问题目前已提交联合王国法院，因此尚待裁决中。联合王国政府正在认真考虑这一问题，其它无可奉告。

阿苏纳尼夫人 (科摩罗) (以法语发言)：我荣幸地代表科摩罗伊斯兰联邦共和国外交与合作部长作这一发言。

我只想就我的同事，我们邻国毛里求斯外交部长所讲的话作出一些必要的澄清。不论是由于同属印度洋委员会，还是由于具有某些共同的印度洋价值观，因此与我们具有共同利益的一些邻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出于至今我们仍不清楚的原因，呼吁国际社会谴责而不是支持有助于友好解决一伤危机、以免导致昂儒昂岛军事对抗的国家进程，这是令人非常遗憾的。大会已经熟知大国使用武器的严重后果，在它们这样的小国，后果将尤其严重。有关国家在区域和国际机构内维护和平解决争端的原则对我们组织是非常重要的和宝贵的。此外，关于目前的事态，1999 年 4 月 30 日，当关于昂儒昂岛的动乱在摩罗尼爆发时，是国民发展军的干预防止了科摩罗在政权陷入瘫痪时发生内战，科摩罗人民对这一干预表示欢迎。

我还要说的是，正是由于昂儒昂党拒绝签署《塔那那利佛协定》，1999 年制定的大选时间表才没有得到执行。今天，《丰博尼联合宣言》的签署开辟了再度讨论科摩罗这一问题的道路。该宣言维护了科摩罗的统一和领土完整，新的科摩罗实体被看作是国际社会承认的边界内唯一的国际法主体。

我们完全理解非洲统一组织和邻国维护我国统一和领土完整的愿望。但我们认为，它们的关注并不等于我们的关注，因为科摩罗人有其不可超越的利益需要维护。谁也不会是比国王更忠诚的保皇主义者。

我们希望向那些关注这一问题的基本方面的人表明，这一利益受到《丰博尼宣言》的保护。此外，这一进程得到了阿拉伯国家联盟的支持，它最近在开罗召开的部长理事会会议上，本着这些精神通过了一项决议。我们国家的其他主要伙伴也支持这一进程。

因此，我们请国际社会评价这一局势，以判断我们是应当坚持对民众有害的极端主义立场，还是在科摩罗人之间寻求妥协，选择对话而不是武器，以结束人民的苦难。

侯赛因先生（埃塞俄比亚）（以英语发言）：我国与厄立特里亚签署停止敌对行动协定，是为了全力推动达成全面和平协定。它相信，现在仍然相信，该协定不仅仅意味着不有枪炮声。安全理事会对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的一项呼吁也承认，协定的精神适用于所有敌对行动，包括我们刚刚从厄立特里亚外交部长那里听到的一类行动。

我国外交部长在大会上讲话时，采取了放眼未来、而不是拘泥过去的态度。厄立特里亚外交部长在他发言的第一部分中，向我们保证他也将这样做，对此我们表示欢迎，但接下来他却老调重弹，试图将我们拖回我们一直在试图走出的泥潭。

我们认为，如果有问题需要提出，而我们也确实有，则应当在导致全面和平协定的谈判范围内提出。我们有提出问题的场所，不必将它拿到大会上，在一般性辩论即将结束时，占用你，主席先生和所有其他人的时间。然而，在此情况下，我别无选择，只能就已经提出的一些问题表明看法，以澄清事实。

我们被指控为使厄立特里亚成为侵略的受害者。据说，它是一个与所有邻国建立了良好关系的国家。但我们知道的情况却恰恰相反。我们知道，这是一个1993年取得独立的国家。

随后一年一开始，它袭击了5个邻国中的一个；1995年它袭击了另一邻国；1996年袭击第三个邻国。1997年一开始，它同最近的邻国埃塞俄比亚发生争吵，导致1998年对埃塞俄比亚主权领土的入侵。

这使我想起阿拉伯的一句谚语：“他先打了我，随后立即就抗议。”这正是我们区域里所发生的。当我们审议对埃塞俄比亚使用武力的指控时，我们看到那只是埃塞俄比亚在经过两年实际上是在企求和平后、被迫采取反对入侵的自卫行动。厄立特里亚谈到扩张和重新殖民化，但我们埃塞俄比亚许多人——特别是我所属的政府——为厄立特里亚获得自决权进行了斗争，并且支持了他们，尽管事实上我国还有其他许多人不希望厄立特里亚从埃塞俄比亚分离出去。

支持厄立特里亚需要勇气，而我们从未因此感到遗憾。但是，至于厄立特里亚所说率先承认厄立特里亚的这个国家政府企图把厄立特里亚殖民化，我想少说也是可笑的。

如果我们想——至少是不通过打仗——剥夺厄立特里亚的正当地位，我们仅仅不承认它就够了。我们从我们在国际法的经验中知道，在其它国家承认一个国家独立之前，有些事情是需要澄清的。在我们区域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另一个分离出去的国家的一部分至今仍未得到承认，尽管在吉布提作了很好的努力，该国过去没有、迄今仍没有一个职能性的首都。

因此，不能指责埃塞俄比亚准备进行另一场战争以便将厄立特里亚重新殖民化。不存在这样的意图；现在没有，今后也不会有。我们已经抛弃了战争。

但最后让我们来看看谁仍旧一心要将本国社会军事化的问题。1998年5月，埃塞俄比亚有54,000部队，在同厄立特里亚接壤的边界上没有一兵一卒。另一方面，相对与埃塞俄比亚的6千万人、只有3.5百万人的厄立特里亚1998年5月却有20万军队。哪个国家有发展友好睦邻关系和争取和平的不同议程？我们将前政府的近100万部队复员，使部队人数降到54,000，我们准备在时机成熟时进一步减少，因为我们地区不需要战争。我们必须与贫困、文盲和落后作斗争，而不是在人们之间进行争斗。

最后，对于为了转移目标提出粗暴违反人权的问题，我再次一带而过地说，没有也不可能从埃塞俄比亚的行为中找出任何证明。事实上，我们已通过外交部长提请国际社会——包括在最高层次、你的国家，主席先生——注意在埃塞俄比亚、甚至是在签署停止敌对行动的协议后、其境内的另一方对无辜的埃塞俄比亚人的所作所为。只是在几周前，厄立特里亚才签署第四个《日内瓦公约》——它是最后签署的国家，第一次允许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接触该委员会本来有权接触的人民。

阿别良先生（亚美尼亚）（以英语发言）：我过去不想、现在也不想在大会的大厅里就对亚美尼亚人的

种族灭绝和对它的承认问题以及亚美尼亚和土耳其关系问题引起一场讨论。但是，既然土耳其代表提出了这些问题，我不得不谈几点。

20 世纪一开始，亚美尼亚于 1915 年和 1923 年在奥托曼帝国内遭遇种族灭绝和被大肆驱逐的悲剧。20 世纪的第一次种族灭绝全面展开，一直持续到夺走 1.5 百万亚美尼亚人的生命。在这一种族灭绝中，发生了针对整个人民的强奸、施暴、掠夺和屠杀。

土耳其代表提到学者。我不得不指出，学者做了自己的工作。对亚美尼亚的种族灭绝在有关档案——包括土耳其、英国、美国和俄罗斯的档案中，都有详细记载。我来谈谈这些档案。我想重复英国外交大臣寇松勋爵 1923 年向当时的土耳其代表团团长伊斯梅特·帕沙提出的问题。他说：

“战前在小亚细亚有 300 万亚美尼亚人。现在只有 13 万。其他人哪里去了？他们是自杀还是自动消失了？”

我还要提一提当时的一位外交官。一个与土耳其结盟的国家德国的大使也很快意识到 1915 年发生了什么。他这样写道：1915 年

“土耳其开始在没有受到入侵威胁的地区进行驱逐。这一事实以及进行驱逐的方式显示，该政府的确是在推行在土耳其消灭亚美尼亚人的目的。”

到了 1917 年，他报告说

“灭绝的政策基本上已经实现。土耳其现领导人完全支持这一政策。”

所有这些档案都是可以借阅到的，学者没有必要再去另开档案或作新的研究。已经作过研究。在这些以及其它事实的基础上、甚至是追溯到 1919 年，基马尔法庭审理并判处了几名土耳其高级年轻军官，因为他们参与了土耳其政府当时所说的“屠杀和消灭”亚美尼亚人。

亚美尼亚的种族灭绝表明，这是可能的。奥托曼帝国奉行的种族灭绝的政策没有受到其它强国的阻止，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政策的可能性鼓励了新的残暴行为。这方面最显著的证明就是希特勒在对他的的一些顾问针对 1939 年入侵波兰提出的让人心烦的问题时说的一大堆现已为众所周知的辞藻：“毕竟，今天还有谁说消灭亚美尼亚人的事呢？”

的确，没有国家的历史是在真空中的，土耳其继续否认奥托曼帝国对亚美尼亚人的种族灭绝，只是加强了我们要历史正义的意愿。许多国家发现，在寻求自我确认时，通过事实和正视自己的过去，能够获得精神和道义上的复活。正如两个星期前亚美尼亚总统科查里安在本大厅向千年首脑会议讲话时说过的：

“忏悔并不是自辱；相反，忏悔提升了个人和国家。”(A/55/PV.6)

对亚美尼亚人的种族灭绝是无法否认的事实。1944 年发明的“种族灭绝”的字眼是为形容有计划地消灭整个一个民族，他的发明人拉斐尔·莱姆金进行了解释，他说种族灭绝就是“希特勒对犹太人和土耳其人对亚美尼亚人的所作所为。”

世界上许多议会承认发生了对亚美尼亚人的种族灭绝。欧洲联盟 1987 年的一项决议提及这样的事实，即：承认对亚美尼亚人的种族灭绝将被看成是对亚美尼亚人进行道义上恢复名誉的一种极为入道的行为，只能给土耳其政府带来面子。不幸的是，已经成为种族灭绝一个组成部分的否认，常常加深了不安全、遗弃和背叛的感觉。但否认是种族灭绝的继续，一些人甚至说否认是种族灭绝的最后一幕戏。

我谨再次提及瓦尔坦·奥斯坎尼亚先生阁下这个星期在这里作为千年大会一般性辩论的一部分所作的发言。我谨特别提及他关于由于亚美尼亚和我们的邻国土耳其之间没有建立正式关系而使南高加索区域继续受到不利影响所说的话。确实，我们从取得独立的第一天就选择了使关系正常化以及建立外交联系。但土耳其当时坚持、现在还继续坚持纳尔戈内卡

拉巴赫有关的某些条件，以及坚持承认对亚美尼亚人的种族灭绝行为。土耳其对亚美尼亚实行的经济封锁当然对和平解决纳尔戈卡内拉巴赫冲突产生了不利影响，并严重地阻碍执行最重要的区域方案。

亚美尼亚仍然决心和平解决纳尔戈内卡拉巴赫冲突，我们将继续与明斯克小组共同主席一道展开大量工作，以谋求和平解决这场冲突。我们同样愿意与阿塞拜疆保持直接联系，以谋求达成一项妥协方案。

我们相信，正如亚美尼亚外交部长所说的那样，同土耳其的建设性对话将使我们能够为在我们两国之间展开合作和建立睦邻关系铺平道路。

泰尔克莱先生（厄立特里亚）（以英语发言）：埃塞俄比亚代表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侵略问题，在过去的会议上已讨论过这个问题，但把捍卫领土完整称为侵略确实使奥威尔主义感到荣幸。

我们不是在谈论过去，而是在谈对今后的承诺。在这个问题上重要的是看一个人做些什么，而不是听他说些什么。

密切注视和平谈判的人，特别是调解人，都知道埃塞俄比亚政府展开了一项有计划的行动来破坏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的《框架协定》，并用另一项协定使《框架协定》变得毫无意义，并公然要取而代之，这项协定不仅与埃塞俄比亚声称毫无保留地接受的非统组织的《框架协定》的文字与精神及其执行方式毫不相干，并且与之背道而驰。这项运动是同一天在阿尔及尔展开的，仅在阿尔及尔协定签署之后三个小时，并且是在今年7月初在华盛顿特区会晤时进行的。

在签署了阿尔及尔协定不几天后，埃塞俄比亚政府就恢复了对无辜的厄立特里亚人和埃塞俄比亚裔的厄立特里亚人的骚扰、拘留、酷刑、法外杀戮和驱逐。在被埃塞俄比亚军队占领的厄立特里亚领土上的厄立特里亚平民经常受到有计划的骚扰和恐怖活动、并遭受酷刑、强奸、没收以及毁坏房屋和财产。就在几个星期前，在被占领的厄立特里亚领土上 15 000

名厄立特里亚人被驱逐出他们祖先的住所和农场。埃塞俄比亚政府违反非统组织的《框架协定》和阿尔及尔协定的文字与精神，加紧进行对厄立特里亚人及其政府的恶毒的种族仇恨运动。

这些不是和平的行为。这些是战争行为。现在无可否认，厄立特里亚政府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委员会）积极合作已自愿遣返居住在厄立特里亚的两类埃塞俄比亚人。所遣返的第一类埃塞俄比亚人长期以来一直和平与自由地居住在厄立特里亚境内，直至厄立特里亚的村镇受到侵犯和占领而使他们与厄立特里亚居民一道在国内流离失所。这些人同流离失所的厄立特里亚人一道住在临时的住所内，一道领取临时住所内提供的菲薄的口粮，厄立特里亚政府和红十字委员会协助他们返回埃塞俄比亚。遣返的第二类人是不拥有合法居住许可和工作许可的埃塞俄比亚人。他们也要求协助他们返回家园。

红十字委员会同这两类人进行了交谈。他们的人数共约为 11 000 人。此外，还有很少的人——一小撮人——因为他们成为不受欢迎的外来者而被驱逐。在任何情况下，遣返都是严格遵守红十字委员会确定的并得到国际社会承认的程序和标准的文字和精神。

这些遣返正是埃塞俄比亚当局就在几天前驱逐厄立特里亚人和埃塞俄比亚裔厄立特里亚人的同一条道路上进行。埃塞俄比亚政府最初同意这次遣返。有确凿无疑的证据表明，那些离开厄立特里亚的人已安全地到达埃塞俄比亚境内，因此不能相信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那些关于路上的危险或这些人遇到伤害的故事。

埃塞俄比亚政府声称厄立特里亚政府把埃塞俄比亚人拘留在营地中。这种说法如果不是是一场污蔑运动的话就太滑稽而不值得一驳。在厄立特里亚根本没有这样的拘留营。在整个冲突过程中厄立特里亚始终向诸如大赦国际和人权观察组织等人权非政府组织敞开其大门。因为厄立特里亚已签署了《日内瓦四公约》，红十字委员会除了过去定期探访埃塞俄比亚平民外，还定期探访埃塞俄比亚战俘。甚至在厄立特里

亚签署《日内瓦四公约》之前，它在解放战争期间和之后的记录被这些非政府组织认为是最好的记录之一。虽然是联合国创始国之一但仅仅在三年前才签署了《日内瓦四公约》的埃塞俄比亚是否能说它也有这样的记录？让大赦国际和人权观察组织的报告来作为证人。

森吉泽先生（土耳其）（以英语发言）：我本打算谈论我们与亚美尼亚的分歧。然而，在亚美尼亚代表发言之后，我不得不仅针对两点说几句话。

亚美尼亚代表提到柯曾爵士问及亚美尼亚人。柯曾爵士并不是一个历史学家。他是一个政界人物。事实上，对土耳其来说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他采取偏袒的态度，是个有偏见的政治家。毕竟他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以及在土耳其的斗争取得胜利之后同土耳其进行谈判的人。

最后一点，我尤其强烈谴责亚美尼亚代表用希特勒所作的比喻。我谨提醒这位代表：在土耳其不象在德国一样有打窗夜。没有武装的犹太人结伙掠夺巴伐利亚山和柏林的街道，就象亚美尼亚人在土耳其所做的那样。历史背景完全不同，我强烈谴责这样与希特勒的行径相比拟。

我将结束我的发言，但我应指出一点，我们真诚地希望在新旧世纪交替之际能就这些悲惨的事件达成一项谅解。当然，亚美尼亚一方还应提及在同样悲惨的情况下丧失了生命的 200 多万土族人和穆斯林人。

库利耶夫先生（阿塞拜疆）（以俄语发言）：我也不得不对亚美尼亚代表的发言作出反应，因为他提到了纳戈尔内卡拉巴赫问题。阿塞拜疆境内的纳戈尔内卡拉巴赫问题的解决正在遭受障碍，而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障碍的原因首先是亚美尼亚武装部队对阿塞拜疆 20% 的领土占领了近十年之久，结果使我国每 8 名居民中就有一人成为难民。阿塞拜疆已多次表明它致力于和平解决这一冲突，但亚美尼亚方面则表示它不想解决这一冲突，并正在妨碍在高加索南部创造有利于与本区域邻国发展关系的有利条件。

侯赛因先生（埃塞俄比亚）（以英语发言）：我十分遗憾的是我不得不再次发言。我们没有打算甚至使用第一次答辩权，但我们被迫这样做。我的发言会很简短。我们谈到了对未来的承诺。让我们实践这一承诺。

必须郑重声明的是，埃塞俄比亚在 50 年前——而不是在 3 年之前签署了《日内瓦公约》，这在记录中可以看到。50 年和 3 年两者是有重大差别的。种族仇恨运动又再一次被提及。光是听听埃塞俄比亚日夜听到的阿斯马拉电台以埃塞俄比亚各种语文广播的宣传就够了，除非种族仇恨运动另有不同的含义，否则我们并没有这种运动，这一点可从一个事实中看出，那就是我们仍然至少有 40 万厄立特里亚人居住在埃塞俄比亚境内，其中许多人是埃塞俄比亚公民，但他们有一半是厄立特里亚公民。我们有许多厄立特里亚血统的埃塞俄比亚人在埃塞俄比亚政府中担任要职，其中包括外交部、总理办公室、国防部队等等的要职。这种情况不能用来形容一个正在进行种族仇恨运动的国家——它只能用来描述已经对所有埃塞俄比亚人进行了种族清洗的国家，而这种运动开始之时是在该国独立前的 1999 年很早的时候，是我们与它想必有着良好关系的时候，当时数以千计的埃塞俄比亚人被突然踢出该国而失去了他们的财产，其中许多人至今依然遭到扣留。

最后，就在最近的 7 月，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委员会）不是以口头的方式，而是发表了一份人人都能看到的新闻发言稿，证明并表明了它的关切，在新闻发言稿中表明它关切的，是以跨越涨水的河流和布满地雷的地区的方式，将厄立特里亚境内的埃塞俄比亚人驱逐出境——我不会把这种情况称为以十分人道的方式进行的遣返。我并不想针对个人，但我感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我们这一边的一些人正在为埃塞俄比亚民主化也为争取厄立特里亚人民自决权而进行战斗的时候，有人作出了这种发言，而这个人正是曾在埃塞俄比亚政府担任过十分高级的职务而且曾反对过厄立特里亚独立的人。

阿别良先生（亚美尼亚）（以英语发言）：我要对再一次发言表示抱歉，但我要对土耳其代表的言论发表一些补充评论。

我要再一次说的是，大会一般性辩论的目的并不是提供一个场所来讨论是否承认对亚美尼亚人的种族灭绝罪行的问题，但我要提醒土耳其代表的是，对亚美尼亚人的种族灭绝罪行开始于打窗夜。那是第一天，是1915年4月24日。在种族灭绝的第一天，有300多名亚美尼亚知识分子遭到了土耳其当局惨无人道的杀害，从而发出了开始大规模消灭奥斯曼帝国境内亚美尼亚人的信号。

我还必须提醒土耳其代表，亚美尼亚的代表并没有进行对比，进行对比的是拉菲尔·伦普金，我只是引用了他的对比。是拉菲尔·伦普金首先使用了“灭绝种族罪”这个词。我现在再一次引用拉菲尔·伦普金的对比：“希特勒对犹太人所干出的事情，和土耳其人对亚美尼亚人所干出的事情”。我引用的词句并不是亚美尼亚代表说的话。

土耳其代表还提到了有200万土耳其人遭到杀害的事实，但亚美尼亚人并没有参与这些杀人活动，因为亚美尼亚人在这些事件发生时已经遭到杀害。

我还要提及纳戈尔内卡拉巴赫问题。如同我上次发言中所说的那样，我要再一次重复的是，在过去6年期间，冲突的军事阶段已经停止，亚美尼亚依然致力于以持久的解决办法为纳戈尔内卡拉巴赫提供和

平与安全，并提供与亚美尼亚的不断联系，因此我们将与明斯克集团的主席为维持停火制度而共同紧张地工作，而且我重申我们将与阿塞拜疆保持直接接触，以便谋求和解。

但我们认为，亚美尼亚和纳戈尔内卡拉巴赫之间的直接谈判将更能产生成果，因为最终决定其本身命运的是纳戈尔内卡拉巴赫人民。

特特勒先生（厄立特里亚）（以英语发言）：我要十分简短地谈谈两个事实问题。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参与了几乎所有已进行的自愿遣返工作。如果它没有参与，那就是它无法参与，这是因为埃塞俄比亚政府拒绝合作，也由于从自愿遣返中获得好处的人不能从红十字委员会的援助中获益。埃塞俄比亚代表提到的红十字委员会驻埃塞俄比亚代表关于在厄立特里亚境内发生的事件的报告，事实上已受到红十字委员会总部的批驳。

最后，我并不很想回答进行人身攻击的言论。人身攻击的言论是弱者为了对邪恶的非法政权的破产政策进行辩护而采用的战术。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希望结束其对议程项目9的审议？

就这样决定。

下午1时45分散会